

女俠紅褲子

逸
芬



上海中央書局發行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24 4495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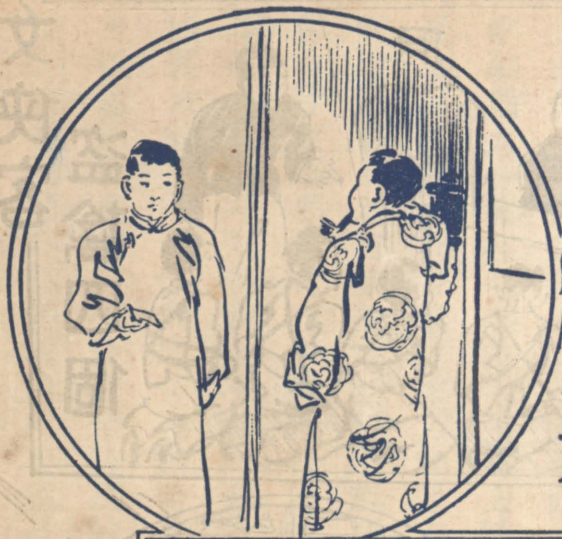
—— 目 回 集 下 子 禪 紅 俠 女 ——

- | | | |
|-------|-------------|-------------|
| 第十三回 | 驚電話友朋分真假 | 劫金磅經理佔便宜 |
| 第十四回 | 女俠客盜擒四個 | 小孟嘗貳養三千 |
| 第十五回 | 手鎗變糖餅懷中戲法 | 關帝喚周倉殿上神通 |
| 第十六回 | 計中有計入公安局避難 | 妙而又妙借白水灘題名 |
| 第十七回 | 假醫生注射微生物 | 太夫人嘗試楊梅瘡 |
| 第十八回 | 情人入罈淫婦知恩報德 | 童子開門老師未卜先知 |
| 第十九回 | 夜壺流熱尿急壞床上師 | 烟囪滾人頭嚇煞灶下婢 |
| 第二十回 | 潤邊老嫗牆頭迎遠客 | 棺內疆尸燈下吸香烟 |
| 第二十一回 | 不用通報客來屋頂 | 久勞摸索人入烟囪 |
| 第二十二回 | 天癸忽來姪媳向叔公絮語 | 地皮圈去富翁驚窮鬼冤魂 |
| 第二十三回 | 調兵遺將租屋拆牆頭 | 賣出買進運米販人口 |
| 第二十四回 | 利用空房汽車偷運白米 | 重修大殿尼姑盡入韓莊 |
| 第二十五回 | 迎青年花徑不曾緣客掃 | 脫綠禪蓬門今始爲君開 |



驚電話

友朋分真假



康俗錢莊



劫金鏢

經理佔便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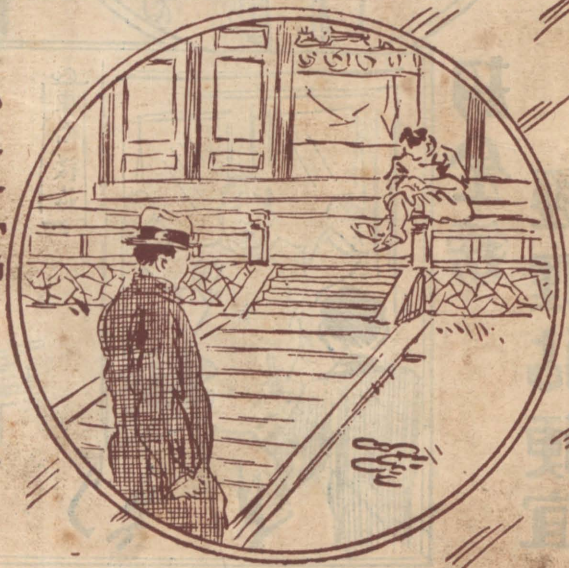
女俠紅褲子

第十三回掉圖

徐卓吳著

女俠客

盜擒四個



川孟嘗

虱養三千

滑稽奇情
武俠小說

女俠紅褲子

正集下冊

開襠褲博士著

第十三回

驚電話友朋分真假

劫金磅經理佔便宜

却說公安局局長雷如芬。只因離城一百里的鄉間。出了一僧一俗強姦婦女吃醋殺人一案。在朝晨派人下鄉去踏勘後。忽然局中接到一個電話。要請局長親自去聽。一問那裏打來。方知是東街上秦公館。局長曉得是老友秦超凡君。所以當真親自來接電話。他取起聽筒來。問道。你是誰。是超凡麼。我是如芬。你有什麼事。那邊電話中答道。我此刻特地來報告你一件事情。局長急問何事。超凡答道。今天各報上。不是都登着郭家村的姦殺案麼。這新聞的材料。是那裏來的。是不是你們局子裏供給的。局長答道。大概從我們這裏取去的。超凡說。這個消息。很靠不住。完全錯誤的。局長一想。她怎麼會知道這件案子的真相呢。忙問道。你爲何明白此事。超凡道。我昨天恰巧在郭家村附近打獵。所以很深知其細。報上是說屋內一個婦人赤條條的綁在床上。一個和尚和一

個漢子打架。和尚被漢子打死。漢子逃掉了。而且漢子還留一條紅褲子。照報上的口氣看來。認爲這和尚與漢子都想強姦那婦人。於是爭風吃醋。漢子便把和尚打死了。其實完全不對。你且想。那漢子既留下一條紅褲子。可見漢子就是個俠客。他斷沒有強姦婦人之理。你看以前所有與紅褲子有關係的案子。他都不過是打抱不平罷了。決不會自己去犯姦淫的。這件事情。最初是那婦人獨自在家。遊方僧曉得她懷孕在身。便利用着四下無人。就把她剝去衣服。綁在床上。她煮了熱水。打算用熱草鞋磨擦婦人肚子。使胎兒立卽下來。這和尚是專門吃胎兒的。已經被他強死不少孕婦了。甚至胎兒不下來。他便用刀子剖腹取出胎兒。大概這一類胎案的。你也聽得過幾次了。昨天那和尚恰巧動手。要把婦人肚子上磨擦之時。忽然那漢子趕來。便將和尚打死。你須知道。紅褲子的行爲極祕密。他不願被人家知道的。不料剛把和尚打死。瞥見樹後有幾個過路人看着。因此他立刻逃走。也來不及進去解婦人的綁了。局長一聽。卽道。那是更容易辦。現在和尚已死。只消不追究紅褲子。就算完了。若使

二人爲強姦爭風。那就一定再要將紅褲子查辦。不過你既深知其細。那是決計不會錯的。怎麼樣。你今天有暇來談談麼。超凡答道。不行。這幾天有三四個同鄉在此。天天陪他們打獵。現在就要出去了。再會。局長把聽筒一擱。搖了一搖。見門房立在旁邊等候。手裏拿着一張卡片。他見局長打完電話。就將卡片遞過來。局長對卡片上一看。竟大吃一驚。卽問門房道。人在那裏。門房答道。在應接室內。你道局長爲何吃驚。原來這卡片上。只有三個字。是秦超凡。局長怎麼不驚。電話還沒打完。他人會到屋子裏來麼。這來的人。恐怕不是秦超凡。一定有什麼祕密伏在裏面。局長忙取了兩支手槍。放在身邊。然後壯着胆。大踏步到應接室去。一看。奇了。當真是秦超凡。超凡正要啓口。局長先問道。你方才打過電話來的麼。超凡搖頭說。沒有。局長訝道。不是你麼。你昨天出去打獵的麼。秦超凡道。那裏那裏。我病了三天。今天才出來走走。局長聽了。方知方才那個打電話的。乃是假冒秦超凡之名。曉得我與秦超凡是老友。所以特地假借他。至於打電話的人。到底是誰呢。這不消說。一定是紅褲子自己幹的事。他怕

被人損壞他們的名譽。所以冒了秦超凡的名。在電話中竭力聲明。他也明知我與秦超凡就會會面。然而會面雖立刻就會揭破。冒打電話。不過到那時我已不會疑他強姦。各方面都有證據來了。社會上也不會再疑惑有強姦的事。因爲已由我證明着。局長想到這裏。曉得此案已不成問題。於是便把方才冒打電話的事。向秦超凡講了一遍。秦超凡是個胆小的。聽得人嚇起來了。他說紅褲子怎樣會曉得我這個人。而且怎樣會曉得我與你是朋友呢。這很奇怪。並且從此以後。我倒要担心了。他不要將來東也冒了我的名義去騙人。西也借了我的名義去哄人。大則犯罪。小則鬧玩笑。那我可受不了。局長聽了。笑道。這恐怕不會的。紅褲子是俠客。他們的行動。無非路見不平。拔刀相助。自己斷不肯做壞事。就像今天冒了老兄之名。打電話給我。從一方面看。冒了他人之名。似乎很不道德。但是翻過來。他不過要洗刷自己的惡名。才借用他人之名。是一種手段罷了。毫無惡意。也沒有侵害他人之處。所以並不好算他是惡事。只爲他恐怕不相識的人。打電話給我。我未必肯去聽啊。局長說完之後。因

秦超凡對於打電話的事雖已明白。那郭家村案件的本身還不很詳細。因此又把此案的兩種主張都陳述了一遍。秦超凡聽了也覺得是後一說來得近情。二人談了一回。秦超凡把來此的目的話說完了。也就告辭而去。那下午到赴郭家村去踏勘的一班人回來了。再說昨天郭家村那班過路人一動身。那郭根元的老婆阿寶兀自綁在床上。她暈了過去一次。到醒了回來。聽聽杳無聲息。當時她却聽得樹上有人叫着。和尚耳上中了箭。就此出去。後來可不曉得了。此刻不聽得和尚的聲音。她好生奇怪啊。等了長久。依然不見和尚回進來。她倒心中寬了一點。她以為只消遲到日暮時分。自己丈夫一定可以回來了。但是她身體實在難受。又是冷。又是繩子嵌入肉中。再加兩腳高高分開。縛在床柱上。那真苦極。萬一闖一個什麼不相干的人進來。豈不把我羞死。她一刻一刻等着。真是非常心焦。不知和尚那裏去了。什麼時候回進來。再說她丈夫根元做罷了工作。回到家裏來。一走到自己的場上。忽然看見一個人躺着。過去一看。是一個死和尚。旁邊還有一把刀。根元大驚。急忙回頭過去。高聲喚

阿寶。阿寶聽得丈夫聲音。卽忙大聲呼喊。根元聽得老婆的聲音不對。急急趕到裏頭。又見客堂中有了幾樣不相識的東西。却不見阿寶。根元再喊時。阿寶又應着道。你快些來。我在房裏。根元卽忙趕往房裏去。他心裏暗想。爲什麼她不出來。那知進去一看。阿寶赤身裸體。兩脚分向左右。高高綁在床柱上。同時阿寶見丈夫進來。便放聲大哭。根元又驚。又羞。又氣。不知究竟爲了何事。一壁問阿寶。一壁急忙到抽屜中。取出一把剪刀來。先把她脚上綁的繩子剪斷。然後剪她身上的繩。阿寶雖已鬆綁。還是哭着。她四肢都已麻木。那裏動得動。根元叫她不要起來。先把被頭替她蓋了。湊到她頭邊。問她到底是怎麼一回事。什麼人來強姦你。阿寶先問丈夫說。你外面進來。可曾遇見一個和尚。根元對老婆臉上看着道。遇見的那和尚強姦你麼。他已經死了。阿寶一聽。訝道。死了麼。一定被人打死的。他並不是來強姦。阿寶便把和尚要取胎的事講了一遍。講罷。又放聲大哭。根元再問他。和尚被什麼人打死。阿寶道。我也不曉得。不過正在我危急的時候。外面飛進來兩支飛箭。正射中和尚的兩耳。和尚就出去。

此页缺页

此页缺页

此
页
缺
页

此页缺页

此页缺页

此页缺页

此
页
缺
页

此
页
缺
页

此
页
缺
页

此页缺页

此页缺页

此页缺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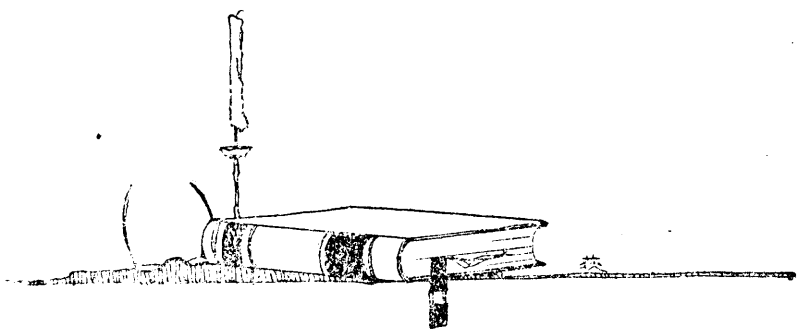
此页缺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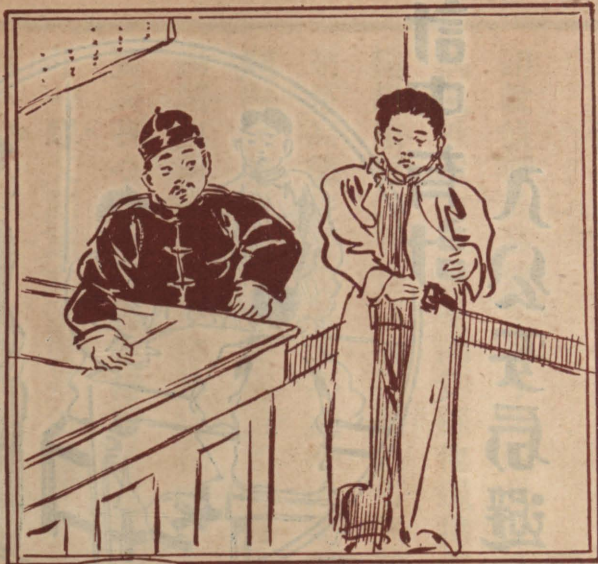
此页缺页

此
页
缺
页

此
页
缺
页

殿。別處也沒有屋子了。他暗道。不出我之所料。他打算回去消差了。剛走到階上。忽聽得背後一陣笑聲。高德生回頭看時。見那捉虱的乞丐。笑着道。可笑啊。可笑。有什麼心事。爲什麼不來問問我呢。高德生聽話。心中十分奇怪。忙走近兩步。說道。你對誰說話。乞丐道。我對有耳朵的人說話。高德生更爲詫異。卽道。你是個瘋子麼。你曉得什麼。乞丐狂笑道。你別瞧我不起。我雖是一個乞丐。我倒是一個小孟嘗。當初孟嘗君常養三千客。我小孟嘗常養三千虱。你既來了。我送你一個白虱罷。說時。那乞丐忽然右手手指捉了一個虱。走過來對高德生衣服上一塞。那知這一塞。竟把高德生塞出了禍殃來。欲知這虱有什麼作用。且聽下回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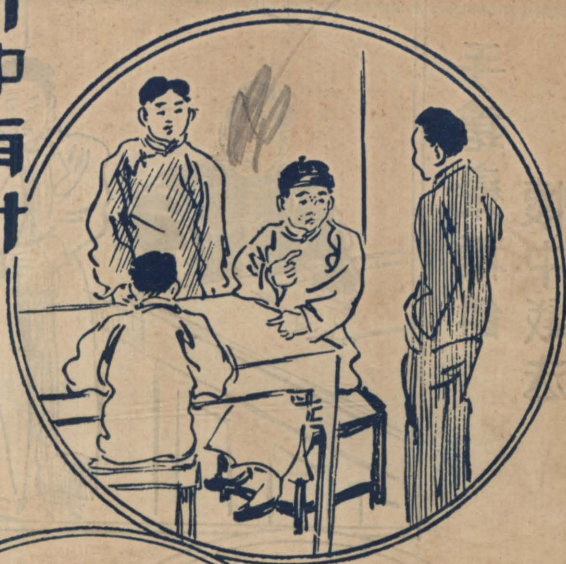
手鎗變糖餅
懷中戲法

關帝喚周倉
殿上神通



計中有計

入公安局避難



妙而又妙

借白水灘

題名



第十五回 手鎗變糖餅懷中戲法 關帝喚周倉殿上神通

却說偵探長高德生奉了雷局長之命來到小馬巷關帝廟中見三間破殿除偶像外沒有紅褲子的影踪他退出來忽然簷下一個乞丐正在捉虱與他搭趣起來說話有些瘋瘋顛顛乞丐突然的把一個白虱對高德生身上一塞本來是高德生要生氣了不過今天高德生爲探訪紅褲子而來殿上既無踪跡廟內又無何人勢必要向這乞丐打聽一下所以高德生忍着氣對他說休得胡鬧我有話要問你你是住在這廟內的麼乞丐一陣狂笑答道難道你今夜要與我全榻麼高德生接着又問道這廟內可有一個女子出入乞丐聽了想了一想又問道女子麼是怎樣打扮的高德生一時回答不出卽道是個穿紅褲子的乞丐說有的有的穿紅褲子的麼來過的我看見過的高德生走近一步說道當真你見她來過的麼是在什麼時候乞丐道大約在去年二月裏有一個六七歲的小姑娘穿着紅褲子由她母親領着進來燒過香的高德生一

聽。知道他竟是一個瘋子。說話靠不住。便不再去打聽他。只得再四面看了一回。就此去了。那乞丐倒也不開口。咧。那公安局長雷如芬正坐在局長室中。想着紅褲子的事。不知高德生此去。有何眉目。忽然電話鈴響。那接電話的人一聽。方知要局長親自聽電話。局長便將電話聽筒接在手中。問道。什麼人。但聽得電話中是一個女子的聲音。問道。您可是局長。我麼。我就是紅褲子。局長一聽。心頭亂跳了。又聽得接着說道。局長。您今天可是差一位偵探長到小馬巷關帝廟來送收條給我。那知這位偵探長。一見我的面。非但不把收到四個強盜的收條交給我。反而向我大敲竹槓。說賭輸了錢。被債務逼攆來了。要問我借二百元。局長。我是一個窮女子。那裏有什麼二百元的巨款。上次塔上散的鈔票。盡是杜盟惠的。我不過經經手。自己實在沒有錢。不給他。又怕吃官司。被他逼不過。只好把懷中一只金錶給了偵探長。但是局長。這只金錶。也不是我自己的東西。是借來的。所以等偵探長回來後。請您一定要問他討回來。討了回來。再請您替我交還原主。……說到這裏。不响了。局長正要想問原

主是誰。那知電話忽然搖斷。他暗想：奇了，爲什麼說到一半，她搖斷了呢？既是不願和我談話，那麼何必講這幾句？既是要談，爲何不談一個完完結結？局長想了一下，又疑心到或者是什麼人假冒着紅褲子來尋開心的。總之電話的可靠不可靠，只消看高德生回來，身邊有沒有贓物就是了。歇了一下，高德生當真回來了。臉上似乎不高興，大約是拿不到二百元，只拿到一只金錶的緣故。局長就問他關帝廟內可有什麼紅褲子的蹤跡。高德生道：只有三間破殿，殿上三個泥像和香爐蠟台而已。此外別無他物，也沒有什麼可疑的痕跡。局長又問道：還有什麼呢？高德生道：沒有了。局長冷笑道：我曉得了，你遇到了紅褲子，她給了你一點好處，你就把她放走了。對不對？高德生正色說：實在沒有這種事。即使遇到了，或是她不肯來，或是我捉不到她，我們當公事的人，豈能拿人家什麼好處？決計沒有的。局長笑嘻嘻的說：銀錢或者你不見得拿，貴重物品，如金錶之類，她送一只給你，這也是常事。高德生拍拍袋內道：好在我身邊沒有什麼東西。除我的左手上一只手錶之外，還有什麼錶呢？局長道：

既如此。你且把身邊的零星東西。摸出來給我看看。高德生非常堅決。即忙探手入懷。右手模出一把零星東西來。如小鉛筆名片之類。但是高德生面如土色。兀自對局長臉上看著。你道爲何。他自己在身邊摸出一只金錶來了。高德生怎麼不着急。怎麼不奇怪。自己身邊。爲什麼會有此物。是那裏來的。局長一見這錶。生氣道。證據已出來。你還敢賴麼。高德生急道。同局長的話。我實在不曉得。這只金錶是那裏來的。怎麼會到我懷中。而且我也從來沒有見過這樣的。一只金錶。局長道。我倒曉得。你遇到了紅褲子。就問她要借錢。又說否則要捉你去吃官司。她沒有法子。才把這只金錶給你的。高德生一聽。連忙跪下去叩頭道。這是冤枉的。我吃了好幾年公事飯。一向沒拏過人家半文錢。局長是曉得的。我爲什麼今天要改志呢。說罷。又連連叩頭。局長正要想再問。忽然高德生跳起來了。說道。明白了。明白了。局長。我全明白了。金錶的來歷。我已明白。我確是遇到了紅褲子了。局長接着道。我本來說是你會過紅褲子。才拿他的錶的。高德生道。當時我見殿上沒有人。簷下一個乞丐在那裏捉虱。我去打聽打

聽他。他忽然把一個虱。塞在我衣內。我現在明白了。這個乞丐。不是別人。就是紅褲子扮的。他故意塞一個虱在我身上。其實是拿這只金錶放在我懷中。有意來陷害我。我怎麼當時沒有覺得呢。唉。這是我自己沒有眼睛。當時沒有覺悟。不知局長是那裏聽來的。高德生再把與乞丐問答的話。詳細講了一遍給局長聽。局長不語。在那裏默想。他曉得高德生一向誠實。決不會貪這一點小利的。這或者是紅褲子故意和他開玩笑也論不定。高德生又道。局長許我再。去一趟。我一定去把那乞丐捉來。以洩此恨。說罷。就此去了。局長見高德生憤憤的去後。方始把他放在桌上的一堆零星物中。取出那只金錶來。開蓋一看。局長不禁大奇。一時腦海中疾風似的旋轉着。只因錶蓋的裏面。刻着媚香兩個字。原來這一只金錶。是局長的姨太太的。姨太太在妓女時代。叫做媚香。這一只金錶。是一位梳櫛的恩客送給她的。姨太太對於此錶。是時刻不離的。怎麼會被紅褲子盜去。這又是紅褲子故意尋開心。所以她電話中說不是自己的。要我送還原主。等我要問原主何人。她已把電話搖斷。是啊。用不着說了。我

看了此錶。就會認得錶的主人是誰咧。這一定是高德生得罪了紅褲子。所以紅褲子用這只金錶來陷害他。還算好。我決不會十分相信的。局長想了一回。把金錶放在桌上。便自己去打電話。只聽得說道。二百五。你是誰。張媽麼。你叫姨太太來聽電話。你是誰。我且問你。你的那只金錶。昨天放在那裏的。姨太太答道。金錶麼。我天天臨睡。放在枕下的。昨天也放在枕下。你問牠做甚。局長道。現在在那裏。姨太太道。現在在梳粧檯上。你問牠到底做甚。局長說。你且到梳粧檯上去看一看。再來告訴我。姨太太去了好久。方始過來回答道。事情很奇怪。金錶忽然不見了。你又爲着什麼事要問我呢。這只金錶。今天朝晨。我還記得是我親手放在梳粧檯上的。局長道。你不用着急。東西是已經失掉了。但是現在又把牠找回來了。姨太太問道。可是局中已把那竊錶的賊拿到了麼。局長說。是的。幸虧你是公安局局長的姨太太。捉幾個盜賊還容易。否則你的一只金錶。早到了押當裏去了。說罷。笑了一陣。就此把電話搖斷。再說偵探長高德生氣憤憤的再趕到小馬巷。暗想這一次我不管他乞丐不乞丐。把他捉了。

回去再看他究竟是誰扮的。他倒竟大着胆子。敢來戲弄我。若不是我叩幾個頭。局長不肯寬恕。真當我受了賄賂。那是我非但要革職。罪名也不小啊。他一壁走。一壁想。看看已到關帝廟。便很注意的踏進去。一看簷下。那乞丐已經不見了。高德生再踏進殿去。四面觀看一周。依然與方才沒有什麼兩樣。他一團高興的趕來。現在一無所得。未免有些掃興。這也沒法。他回出來。到簷下再去。看方才乞丐坐的地方。他走近一看。奇了。那一堆亂稻草之上。明明有一枝手鎗留着啊。他再四面瞧瞧。並無別人。可見方才的乞丐。並非普通乞丐。一定是那女俠客扮的。否則他做乞丐。用得着什麼手鎗呢。好在四下無人。高德生暗將手鎗拿起來。塞入懷中。以便回去好在局長面前做個證據。有了此物。方才金表一事。更可以證明了。高德生只得回去。他在路上。又想那假乞丐。一定有什麼事情去了。這一支手鎗。大約方才就放在他坐身的地方。後來有要緊的事情走開。沒有將手鎗帶去。或藏好。所以忘掉在這裏了。我來得正巧。早一點。遲一點。怕都不能得到這支手鎗了。高德生越想越得意起來。回到局中。便走

進局長室去。很高興的說道。局長。方才我在關帝廟簷下遇見的那個乞丐。當真是歹人。一定是紅褲子扮的。我這一次再去。那乞丐恰巧不在我在他方才坐的一堆亂柴堆裏。搜出一支手鎗來了。所以我已把手鎗帶回來了。高德生說罷。右手便伸進懷中去拿手鎗出來。局長也很興奮的要看告化子的手鎗。那知高德生一隻手伸了進去。竟拏不出來了。你道爲何。他用手在懷中一摸。不知怎樣的一支手鎗。都粘牢在衣服上。無論如何拏不下來了。他心中又是着急。又是怕羞。曉得又上了乞丐的什麼當了。但是他還不敢十分自認失敗。他把衣服上的鈕扣一一解下來。局長莫名其妙的看着也不說什麼。心中知道紅褲子決不是好耍的。他必定又受了他的戲弄了。到高德生把鈕扣一齊解去。將衣服脫開來一看。自己竟又好氣又好笑。方才明明是一支手鎗。現在手鎗竟變成一個餅了。這一支手鎗。實在是鐵屑和飴糖做的。所以重量也差不多。形狀也與真的一樣。不料他塞入懷中。一經自己身上的熱氣。飴糖漸漸融解。手鎗的形狀。完全失去。便成了餅也似的一堆。粘牢在身上。拏不下來了。

高德生恨恨道。可惡的東西。他還敢和我戲弄麼。局長很鎮靜的說。照我看來。紅褲子這個人。不但武藝高強。神通廣大。而且他花樣很多。專喜歡惡作劇。你決不是她的對手。高德生聽了這一句話。非常擔憂。他是局中一個偵探長。偵探長既不是她的對手。那就是公安局方面沒有人纏得過她了。換一句說。就是我爲着紅褲子一案失敗了。我偵探長的位子。快保不住。一定要另請一位。勝得過紅褲子的人來做偵探長了。高德生見飯碗問題一搖動。怎麼不着急。卽道。局長放心。我誓必把紅褲子捕來。她敢戲弄我們吃公事飯的人。那還了得。照這麼猖獗下去。我們公安局裏還可以做什麼事。高德生說罷。便退出來。換去了衣服。帶了七個偵探。一同再到小馬巷關帝廟去。捕捉紅褲子。未去之前。先比方才兩次的經過。向他們說了一遍。其時已經暮色蒼蒼。高德生又說。照我看來。關帝廟附近。荒涼異常。紅褲子一定把廟中做個藏身之處。晚上想必總在那邊的。所以我們此番過去。定能遇見。不過關帝廟我已細細看過。只有三間破殿。一圈圍牆。沒有什麼別的所在了。紅褲子必定在這廟中。另有一

個秘密所在。可以藏身。這秘密所在。可是我還沒有發現。要此番前去。大家見機行事了。七個偵探聽了。一齊帶了手鎗。高德生也帶了兩支。八個人急急趕去。市上已是萬家燈火。到小馬巷時。夜裏比日間更覺淒涼。從黑暗中遠遠望去。見關帝廟那巍巍大殿。陰森森的矗立着。好像是一個什麼魔窟。令人見了。有些毛髮悚然。好在八個人到底是吃偵探飯的。胆子很大。一點不怕什麼。大家踏進了關帝廟的廟門。暫時在庭中立了一回。交頭接耳的商量着。商量妥當後。八個人一齊向大殿而去。先到簷下一檢查。白天乞丐坐着的所在。從八個人手中的電筒光中看去。竟除了一堆亂稻草外。毫無異樣。大家再輕輕走進殿去。這殿是長方形的三間屋子。萬年台佔居在正中。所以四面可以繞着走。大家續行了一回。也看不到什麼。再用電筒向萬年台上照時。三個泥像。很可怕的供着。於是其中有一個偵探。以爲泥像的坐身之下。或者有什麼秘密。門可以通到萬年台下。做一個什麼藏身之處。所以他獨自一人。攀上萬年台去。這萬年台又很高。他爬不上。第二人把他屁股上一托。他方始上去。他剛到

萬年台上。忽然看見關帝身體搖了二搖。厲聲喝道。何物妖魔。敢來近我。周倉與我拏下。只見周倉舉起一脚。對那偵探身上一踢。那偵探便跌下萬年台去。大家聽了聲音。又見那偵探跌下來。都已嚇得魂不附體了。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六回

計中有計入公安局避難
妙而又妙借白水灘題名

却說偵探長高德生帶了七個偵探。黑夜闖入小馬巷關帝廟去捕捉紅褲子。其中一個偵探爬上萬年台上。忽然泥塑木雕的關帝開起口來。大喝一聲。周倉再拏偵探一脚踢下來。大家正嚇得胆戰心驚。同時萬年台上有一團黑影跳將下來。直向高德生身上撲上去。頓時空氣中很清脆的綽的一聲。高德生被那黑影打了一記巴掌。高德生要想用手去捉。那黑影已經逃去。一回兒東南角上又是綽的一響。不知那一個也打到一記巴掌。這黑影非常靈敏。東穿西竄。到那裏便那裏有巴掌聲。差不多很公平的八個人都被他打到。高德生又恨又羞。高聲叫道。大家快把他住捉。於是衆人一齊用盡平生之力。打算捉住這黑影。不料這黑影不但身體異樣的活靈。而且混身如橡皮一般。又是軟。又是硬。一些捉不牢。好像一手捉一個大皮球一般。竟無能爲力。有一次雖被高德生兩手將他抱住。高德生緊緊的不放。那知這怪物身體非常柔軟。宛如

沒有骨頭的。高德生抱得雖緊。被他往下面一縮。高德生又抱一個空。忽然萬年台上。又有格格格的笑聲。八個人約摸捉了半點鐘光景。非但沒有捉到。徒然多耽擱下來。便都吃巴掌。高德生曉得黑影之中。一定更纏不過他。還是早些回去罷。免得多出醜了。所以他高聲叫道。大家回去罷。叫罷他自己第一個先走出去。不料脚下踢到一件什麼東西。身體突然一失重心。便跌了一交。幸虧他爬得快。他跳出大殿時。七個偵探。俱已出來。只聽得背後高叫一聲。恕不遠送。八個人頭也不敢回。忘命的往前走。出了關帝廟大門。一直向有燈火的熱鬧市街上走去。八個人一口氣的趕到了鬧市之中。驚魂方定。大家才互相看看。一看偵探長。不好了。他身上穿了一條紅褲子了。怪不得兩旁店鋪中。人都在那裏切切私語。於是難爲情在大街上走。且到小弄中。把紅褲子脫下來。方敢再走。高德生心中暗忖。這條褲子。是在跌一交的時候。不知怎樣被他穿上去的。當時可一點不覺得。此刻想想。必定如此了。他們八個人回到局中。互相約定。把今夜關帝廟一事。大家不提。因爲這並不是局長派他們八個人去。

的全是高德生個人想報復。所以帶了許多人去。那知反而討了一個沒趣。這一夜就此過去。第二天早晨。平民日報上。又有一封紅褲子大胆的投函登着。這一封書信。更把全市的民衆。弄得又是驚駭。又是欽佩。那信上說道。

主筆先生乎。

日前余非與先生約定在此數日內。可將康裕莊盜犯四名。由余解送公安局乎。今余已實踐斯約。業於昨日。將此四人交付與雷局長矣。所差者。尙未得到其收據耳。今試爲先生補述捕此四盜之經過。

當余前一函刊載於貴報時。盜匪等讀之。頗爲驚駭。曾作一度之會議。彼等深知余之能力絕大。且余已知其所匿之處。故閉門不出。亦知危險。設出門潛逃。其危險又相等。商議良久。田中氏得一良策。謂在此數日內。祇須有一萬穩萬妥之處。暫爲隱避。過此時期。不妨再作遠遁之計。於是四人故意作犯罪之行動。彼等以爲在此緊急時期。設各人俱能拘留數十日。則必致使余無從覓其踪跡。田中氏誠智者也。

四人於前日晚間。或毆人。或竊盜。故作不正行爲。俾巡警拘去。俟判定拘留數十日。則余任覓至何處。不能見此四人矣。

豈知彼等之妙計。卽爲余之妙計耶。日前余特發表。必在此數日內捕獲彼等者。正所以使彼等舍公安局一途外。無路可行也。此無他。余直欲省却若干送彼等入公安局之汽車費耳。

今四盜俱已招認口供。而原贓亦已查獲。先生須知此非公安局捕盜之力。亦非余之神通。乃盜匪之自投羅網。余僅處第三者地位。而遞一消息而已。

紅褲子

這一則投函登載出來之後。民間讀了。當然明白康裕莊的破案。不是公安局的能力。全是紅褲子在那裏幫忙。自然對於紅褲子更加信仰。不過公安局方面讀了這張報紙。總有些不快。本來他們把康裕莊盜案破了案。外面的人也無從知道真相。究竟是怎樣破的。公安局很可以吹吹牛。此刻被紅褲子在報上發表出來。豈不是有意使公安局丟臉麼。然而公安局也無可奈何。康裕莊

盜劫一案就此結束。再說那寶貨俱樂部中有一位會員。是個財主。他的太夫人。要做七十大慶。在俱樂部中各會員處。都發了請帖。到那一天。自然有一番熱鬧。此人姓章名爽。號白士。是個做地皮生意的。家產很富。他出身是非常清寒的。他的父親。起初在老虎灶上挑水。但是爲人很能勤勉刻苦。倒積了些錢。臨死。有三間小屋。二畝薄田。還有大洋一百元。當時他父親還沒有兒子。只有夫妻二人。他父親一死。母親就大大的擔心起來。因爲他既留下三間房子兩畝田。一百塊大洋的家當。自己沒有半個兒子。這一點家當。就會被幾個侄子。拏去。而且這幾個侄子。個個都是很厲害的。於是這位太夫人便心生一計。急忙製造出一個速成兒子來。因爲他本來的丈夫。下身有點毛病。就是不死。也一輩子不會養兒子的。然而此刻他死了。沒有兒子。財產立刻就要送給他。人這豈不可惜。他白辛苦了一世。把財產給外人。到底對不起他。太夫人趁頭七做佛事的時候。就看上了一位肥頭胖耳的和尚。名叫做崑崙。替他參觀喜之禪。居然佛法無邊。一索得男。養出一個滑頭遺腹子來。便是現在的章白士。這

一來。太夫人總算對得起自己丈夫。因為替他養了一個兒子了。那崑崙和尚。真是與人方便。就是自己方便。從此他常常往來。直到廿年前。他才死去。所以章白士從小名兒就叫小和尚。是他母親題的。小和尚天性很聰明。也承繼父業。在老虎灶上挑水。在他二十歲的一年。忽然有人介紹。說有一個外國人。要買他二畝田地。出價甚大。因為這外國人。是想辦一個紗廠。一并在附近要買六七十畝地。已經買了五十多畝。所以現在如果不出重價。沒有人肯賣給他。他所買的地皮。不够用。豈不是紗廠就開不成了。因此志在必成。對於小和尚的二畝。願出重價。小和尚自然肯賣。賣掉之後。他就把這錢。又去買價錢便宜的地。買了三十多畝。差不多倍了十倍了。不料歇不到三年。小和尚的二十多畝。又賣給一個外國人。一共賣了一萬二千元。小和尚就此發了財。他不做挑水生意了。居然穿了長衫。要改行了。他起初在一個地皮掮客那邊做帮手。做了約有三年光景。他對於一切地皮買賣上的門檻也精明了。地保也認得了。好幾個外國人也熟識了不少。於是他不願再為人作嫁了。脫離了這地皮掮

客自己獨立做地皮掙客了。到底他人很聰明。運道又好。所以生意很不錯。一年之中。很可以得這麼二三千元的中人錢。但是他覺得這樣的光是賺中人錢。未免太笨板。於是。他要想想出新法子來賺錢。好在他天資聰明。祖宗的積德又大。所以他竟發明了兩種發財之法。第一種。打聽有什麼鄉下人家的地皮。主人已經死了。只剩孤兒寡婦了。他就去與地保串通了。向官廳方面。冒著業主的名。去報遺失。要升科。他花了幾個錢升了科。得到了方單。便去把地皮賣與外國人。那本來的業主。又是鄉下人。又是孤兒寡婦。那裏會曉得地皮已經賣給外國人。但是不見地保問她們要完糧的錢。本來有些奇怪了。不料歇了一二年。忽然外國人來量地皮。要造洋房。那孤兒寡婦一聽。嚇得跳起來了。向地保一問。方知已經賣與外國人。鄉下人又聽不懂外國人的話。自然要在地保拼命。地保便把孤兒寡婦領到小和尚家裏去。小和尚就對她們母子說。地皮賣給外國人。已經好幾年了。當初我不過是一個中人。賣去的人。便是你的丈夫。你的父親。你們怎麼不知道。契上還有他畫的十字咧。母子們聽了。依

舊哭哭啼啼。不肯罷休。地保便在旁邊做好做歹。說道。章先生。她們也很可憐的。她丈夫賣地。既經沒有給她們知道。大約是把錢去賭輸了。現在你章先生看她們可憐。譬如做好事。弄一點錢給她們。讓她們母子回去度日罷。小和尚順水推船道。也罷。我當初得了中人錢一百元。現在還了你們罷。說着。身邊拿出一百元來給她們。她們見只有一百元。那裏肯拿。地保便板着面孔說。這是此地章先生白送給你們的。你們如果不要。那是一元也沒有的啊。她們一想。再弄下去。連一百元也弄不到了。還是拿了罷。於是忍氣吞聲。拿了一百元。寫了筆據回去。把這件事就算了結。這是小和尚發明的第一法。專對鄉下人用的。還有第二法。大半是對城市人用的。如果有外國人看中了某處一塊地。託小和尚要去設法買來。小和尚就不直接與業主去開談判。他先雇了幾個親信的小工。在黑夜。扛了幾塊界石去暗暗埋在這一塊地皮的四周。佈置好了。就去與那業主打官司。說地皮是我的。請官去丈量察看。便便衙門裏用了錢。當場掘出一塊界石來。上面明明是章阿狗界。阿狗便是小和尚母親的本夫。

法律最重證據。既經掘了章阿狗的界石出來。小和尚的官司便打贏了。小和尚靠了這兩種自己發明的發財新法。幾年工夫。被他發了七八十萬財。成了一個面團團的富家翁了。而且他認得的買主。盡是外國人。他的發財更快了。他一發財。自然不肯再與挑葱賣菜的爲伍。要自命風雅。算一個上流人物了。他第一樣感到不方便的。便是他的大名。總不能再叫小和尚了。小和尚實在難聽。其時他以前的歷史。曉得的人也少了。有幾個雖很深知其細。被他的黃金之光耀了眼睛。也說不出來了。他要想改名。自己又提不出高雅的名兒來。只好去請教一位老學究。老學究便替他取了一個單名。叫爽。小和尚問什麼意思。老學究就把當初召公爽的故事講給他聽。他也很滿意。其實這老學究是個狹窄鬼。曉得他出身卑賤。有意挖苦他。爽字是一個人肩上橫一根扁担。扁担兩頭兩挑。只提桶。分明說他是挑水的小和尚。有了名。還要有號。老學究便替他提做白士二字。小和尚問什麼意思。老學究道。意思好得很。白衣大士。就是觀世音菩薩。是說你心腸很慈悲。水滸傳裏有一個白衣秀士。就是說

你雖沒有功名。倒也有學問。小和尚聽了。也非常得意。後來有人問老學究道。你替他提白士二字。是不是因爲士字與土字相像。說他白手成家。全從土地上發財的。老學究笑道。不然。你沒有看過戲麼。我這士字拆開來。就成十一兩字。白者白水灘也。十一者。十一郎也。白水灘中十一郎出場時。不是挑着担子麼。這也是說他是個挑水的。那人道。那末你何不索性用了泗水城陰陽河的典故。更來得確切。泗水城陰陽河挑的。都是水桶。白水灘挑的。到底是壽禮啊。老學究搖頭道。不行。這種含有深意的東西。都以隱藏爲上乘。不可太露首。如此。這位專把中華國土賣給外國人的小和尚先生。現在如果有人問他大號。他必定答道。白士。以博人家說一聲高雅得很了。章白士在三年前。已做了寶貨俱樂部的會員。所以此次他太夫人七十大慶。他遍發請帖。凡是寶貨俱樂部。的會員。個個都邀到。而且這一天還有堂戲。早幾天就有人把禮物送來了。到那一天。他家裏掛燈結彩。車馬盈門。拜壽的客人。都是上流社會的人物。不過這一場熱鬧。有一些美中不足。什麼事呢。本主兒的太夫人。忽然昨夜起。有

些寒熱。恐怕今天不能出來見客。她自己看不見這一場熱鬧。做兒子的章白士。心裏很覺抱歉。太夫人在丈夫剛死的時候。見沒有兒子。財產要給外人。覺得很對不起。後來替他養了遺腹子。而且此刻榮宗耀祖。真是很對得起地下的丈夫了。朋友們送來的禮。大概壽幛居多。因為曉得白士愛場面。所以都送幛子。壽比南山的金字。有數十副。獨有一副。他將壽比南山四字。換去第三字。叫做壽比崑山。大家見了。非常驚異。便去請教此人。說南山是很高的。崑山極低極低。你怎麼不用南山。用起崑山來些。欲知此人如何回答。且聽下回分解。



假醫生

注射微生物



太夫人

嘗試楊梅瘡

女俠紅褲子

第十七回插圖

徐卓呆著



情入鐺婦知恩報德

童子開門老師未卜先知



第十七回 假醫生注射微生物 太夫人嘗試楊梅瘡

却說章白士的太夫人七十大慶。許多人送的壽禮中。有一頂壽帳。用壽比崑山四個字。大家見了。非常奇怪。就去問那送這壽禮的本人。說道只有壽比南山。你怎麼用壽比崑山。崑山在江蘇省裏。是個極小的山啊。那裏可以用牠來比壽。此人聽了。微微一笑。答道。諸位有所不知。這崑山。並非江蘇省京滬路上的崑山。乃是崑崙山的縮寫。崑崙山。不是比南山還高麼。衆人聽了。方始沒有話說。其實此人也是欺章白士不很識字。有意譏諷他。暗暗說這位太夫人。是與崑崙和尚結過不解緣的。不過此事已隔二十年。曉得的人已經不多。主人章白士。又是個門外漢。所以這壽比崑山的壽幛。也堂堂皇皇的掛在廳上。這一天。真是熱鬧極了。大家鬧着要請老伯母出來拜壽。白士阻着說。這幾天辛苦了一點。晚上有些發熱。所以打算讓她休息一天。不去驚動她了。在正午時分。擺起席來。一共有七八十桌。全體用素菜。據章白士向來賓說。家母吃了一

十年長素了。所以此番做壽。她不肯殺生。一定要用素菜。其實是章白士會打算。用了素菜。可以比葷菜省得不少。擺了酒席。大家坐下。在喝酒的時候。忽然門口的家人。遞進來一張名片。授與章白士說。有人要見。章白士一看卡片上。乃是花柳醫生徐良誠。章白士問那拿名片進來的家人道。他有什麼事。我今天要陪客人。忙得很。家人回答道。他說今天朝晨。您打發人去請他來看病的。章白士道。我沒有請什麼醫生啊。又沒有人患病。章白士說到這裏。回頭一看。一個西裝的醫生。手裏提着皮包。已立在旁邊。行禮道。這位就是章白士先生。麼說罷。醫生就湊到白士耳畔。輕輕說道。方才你們管家到我家裏來請我。說太夫人有些不方便。的病。要我來打幾針。六百零六啊。章白士一聽。好生生氣。然當着許多賓客在堂。又不敢大聲斥罵。只得好好的說。你弄錯了。不是這裏。那醫生聽了。將信將疑。剛要想告辭。忽然外面又進來三個人。都問道。那一位是章白士先生。那醫生認得這三人。也是醫生。便招呼介紹。說這位就是主人。章白士先生。三人齊聲道。今天你們府上派一個管家來請我們看病。說什麼。

太夫人要打六百零六所以特地來的。章白士一聽不勝詫異。怎麼一個未去。又來了三個。那裏有這種事呢。他好生疑惑。即忙問張們四人道。是怎樣一個家人家們說。約莫有二十多歲。其中一個醫生身邊摸出一長名片來。授與白士道。還有證據在此。白士一看。確是自己的名片。旁邊還有一行小字寫着道。家母患毒。請駕臨舍間打針。白士一看。不免有些吃驚。暗道。我沒有打發人請什麼醫生。難道是我母親差人去的麼。或者她老人家疑心自己傳染了梅毒麼。真是笑話。待我去問她。一問再說。於是叫四個醫生再坐一下。他到裏面去了。章白士進去得不長久。外面又來了兩個花柳醫生。都是被邀來的。先到的四個。就向二人說明或者是弄錯了。那二人就很生氣。說道。難道是有什麼人與我們做花柳醫生的有什麼怨仇。有意要來戲弄我們麼。六個醫生一鬪。賓客們都過來詢問。一回兒大家都曉得太夫人生了梅毒。請六個醫生來打六零六了。大家正在好笑。外面又來三位花柳醫生。再說章白士趕到母親房中。見母親躺在床上。臉色很紅。鼻子旁邊有黃豆大小一塊爛着。本來當牠是搔

破的。今天看看。當真有些像梅毒了。然而又不好說什麼。只得問道。母親。你可曾打發人去請過醫生。太夫人回答說。我並沒有請過醫生。并且我的病。今天雖覺得很厲害。然而我不願吃醫生的藥。我是信觀世音菩薩。願意求仙方。吃了仙方就好了。用不着醫生。明天你替我請人來扶乩求仙方罷。白士一聽。曉得並無其事。母親與我既是都沒有差人去請醫。那是一定誤會了。他急急趕到廳上。不好了。花柳醫生一共來了十七個了。據說全市花柳醫生。只有這十七個。今天一齊請來了。連花柳病醫學會的會長。也在裏頭弄得賓客們個個哈哈大笑。章白士紅着面孔。對他們說。我家實在沒有請過什麼醫生。你們倘使不信。只要看我們的家人中。有沒有今天朝晨來請醫生的人在內。大家一聽此言。倒也有理。於是四處去看。家人雖多。竟沒有方才那麼一個人。於是就斷定此人有意尋衆醫生的開心。其中有一個專門敲竹槓的醫生。曉得章白士有錢。便想敲竹槓。說道。既是有意尋開心。何以不說是別的人家請醫。單說是章府上請醫呢。可見是章府上故意要與我們尋開心啊。這一句話雖

凶。幸虧章白士也是一向敲人家竹槓的。胸中有些本領。卽道。也可以說你們幾位醫生串通了。有意來尋我家的開心。你們既找不到那個家人。我就可以向你們交涉。要你們賠償名譽損失。我太夫人是七十歲的人。還會生梅毒麼。而且她老人家今天大慶。你們不應該來觸霉頭啊。十七個花柳醫生聽說話越來越凶。便一個個的溜了。章白士雖把十七個醫生說退然而今天當着衆位賓客。鬧出個太夫人生楊梅瘡的笑話來。豈不是大大的丟臉呢。這不得不聲明一下。不過他心裏對於母親的病。竟大爲可疑。此刻他立在廳上。對着衆位賓客道。不知什麼人懷恨了我。故意在今天冒了我家出名。去請了十幾個醫生來。而且十幾個都是花柳病的醫生。說家慈生了梅毒。這種人真是心肝何在。這都是小人的舉動。諸位不會誤會。家慈雖有小恙。不過感冒而已。并且家慈素來不信醫藥。她是修行吃素的人。喜歡求仙方吃。所以我家書房樓上設有亂壇。每逢初一月半。必定請人來扶亂問吉凶求藥石的。方才家慈也說過。今天病不好。明天就要請人來扶乩求仙方了。賓客中一個人道。何不今天

吃完了酒。就去扶乩。好給我們大家看看啊。章白士說道。今天恐怕一時請不到扶乩之人。忽然席上一位女客立起來道。我會扶乩。今天可効微勞。只消隨便請一位助手好了。大家看時。女客不是別人。就是寶貨俱樂部中的交際之花馬二冬女士。當時便有人問她道。女士。你是個新人物。怎麼會玩起這種玩意兒來。馬二冬女士忙應道。當初先嚴在世時。他老人家最喜觀扶乩。因此我也學會了一點。於是就有人對主人章白士說。今天我們吃完了飯。就請馬二冬女士去扶乩。一來。太夫人立刻可以求仙方服用。二來。我們也可以長長見識。廣廣眼界。章白士見大家如此熱心。就答應下來。答應了。他再問馬二冬女士道。請你邀一位助手罷。馬女士便請胡多多校長做下手。胡多多說。我不會。馬女士道。沒有什麼會不會。只消你用手托着。聽牠自己移來移去便了。又不需要你什麼心思。用什麼技術的。大家談定之後。一面章白士立刻吩咐人去打掃書房樓上。先點起香燭來。一面有一部分賀客。打算快快吃完了。去看扶乩。到馬胡二位吃完後。章白士先領二人到書房樓上。乩壇中去看看。還有一

部人也跟着過去觀看。上了書房樓。見是一間靜室。已覺檀香氣充滿室中。正中供一頂觀世音菩薩的軸子。桌上臨牆壁的一面。擺着一只沙盤。盤中一個檀香製成的乩橫着。樑上通下來一條繩子。繫在乩上。桌子左面。另有一個蒲團。桌上有一副筆硯。是記錄者的位子。馬二冬女士說。請誰做記錄的人呢。陶地角忙應道。我來。他自告奮勇了。他又道。在平日我是酒天肉地的。恐怕不配當此職務。今天好在主人備了素齋。再便利也沒有了。可是我有一個疑問。我們今天大家吃素。肚裏是很乾淨的了。身上雖不必沐浴。但不知馬女士身上乾淨不乾淨。馬二冬女士微嗔道。角先生你真是個狹窄鬼。當心些罷。我是乾淨了好幾天了。馬女士說罷。便一樣一樣預備起來。章白士告訴大家說。我家的乩壇靈驗得很。有一次。家慈失去了一粒珠子。總也找不到。後來請乩壇上指示菩薩。便批了一個酉字。起初不懂。幸虧家慈聰明。說酉是雞。一定被雞吃掉了。把雞殺了一看。當真在牠肚腸裏。還有一回。老媽子失去了一只金環子。也來請求指示。不料又批一個酉字。金環子是雞吃不下去的了。那時節。我忽

然心靈說。一定老媽子燒火的時候。落入灶旁的風箱中去了。拆開一開。果然找到胡多多忙問道。酉字與風箱有何關係。白士道。把酉字橫過來。不是像一個風箱形麼。他說得大家都笑起來。他又道。還有一次。家慈有一杯仙水。忽然不見了。也來求菩薩批示。那知仍舊是一個酉字。大家一想。仙水雞決不會吃。也不會到風箱中去。到那裏去了呢。後來曉得是被老媽子誤認爲料酒。倒入酒罈裏去了。酉字加水字旁。豈不是一個酒字。你們想靈驗不靈驗。大家聽了一回。問馬二冬女士道。這乩要什麼時候才會動。女士道。多燒檀香。就會動了。於是各人添加檀香。燒得香煙繚繞。有人說。不知要燒到多少才行。這一點不够。馬女士對胡多多道。不妨我們來試試。於是先叫章白士叩了頭。馬女士和胡多多兩面轉托乩。只見當真動起來了。引得觀看的人們。好奇心大發。看見乩在沙中不停的寫着。大家爭看陶先生的記錄時。原來是一首不完全的唐詩。寫着道。

春眠不覺曉。處處聞啼鳥。夜來風雨聲。花落知多少。

寫了十九個字。不寫了。偏偏缺了末一字。陶先生道：你們不是問檀香燒得够不够麼。現在菩薩批下來了。他用的是歇後語。說道：少章白士聽了。吩咐把老太太預備拏到杭州去的二十斤檀香。一起拏出來燒。白士吩咐了。再叩了幾個頭。他到下面去陪客。這裏一切託付與馬女士了。又燒了一回檀香。馬女士再試試。又動了。先寫一句道：

我乃白士之父。章郎氏之夫也。

章郎氏是白士之母。大家曉得是白士的父親臨壇了。不是神佛。不是仙。是一個鬼。又見續寫道：

我妻之病。實爲梅毒。除打六〇六外。別無他法可救。速用德國老牌貨打之。大家見了。更爲驚異。怎麼一位七十歲的老太太。會生起梅毒來。而且竟不賜仙方。要叫她打六〇六。那是方才十七個花柳醫生。可惜一個也沒有留。否則現在已經打好了。末了還介紹德國貨。這一個死鬼。真也是一個死也推銷洋貨的無恥鬼。

白士平日以中華國土售與外國人。罪大惡極。將於七年後。死於外國人鎗砲之中。

白士的做地皮生意。是大家知道的。常把地皮賣與外國人。也是大家知道的。但不知道他售土地與外國人。有這樣的罪惡。

吞沒他人地產。欺侮鄉愚。應罰其絕沒後代。永無子孫。

這位死者。好像自己不想吃羹飯的。一點不想到白士沒有子孫。就是他自己沒有子孫。

閩羅大王因余與章郎氏實爲製造章白士製造者。設無余二人與工製造。中國卽無此售賣國土之人。故已定將余等二人重罰。余則將於一月後。投生爲一外國人跑馬所用之馬。以消獻媚之罪孽。章郎氏當楊梅透頂。大開天窗而死。

大家看到這裏。見愈出愈奇。好在章白士不在旁邊。聽他寫罷。

我妻郎氏。自去年始。延請毛雨亭醫生。每日注射補血針。今年二月中。毛醫

生忽臥病不起。補血針遂中止注射。第毛醫生臥病之第二日。忽有一自稱毛醫生介紹之黃醫生。爲郎氏注射一針。實則此人並非毛醫生介紹。所打亦非補血之針。蓋此自稱黃醫生者。乃女俠紅褲子所扮。而注射者。乃盡爲梅毒細菌也。紅褲子實奉閻羅大王之使命而來。以使此七十老婦得傳染梅毒也。

衆人見乩壇上忽然寫出女俠紅褲子來。已經十分駭異。再假冒醫生而將梅毒細菌注射入一七十老婦肌膚中。此更奇之又奇矣。豈知這還不奇。下面寫的愈加令人吃驚了。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八回

情人入罽淫婦知恩報德
童子開門老師未卜先知

却說章白士在太夫人壽誕之辰。請着幾位寶貨俱樂部裏的朋友在書房樓上扶乩。忽然寫出種種驚人的話來。幸虧主人不在旁邊。否則一定要阻止不許再扶了。只見乩又扶動着。寫道。

傳染梅毒。將二三月矣。現已逐漸發作。今晨女俠紅褲子。特扮作僕役。邀請市上所有花柳醫生。擬爲我妻治療。不意竟遭拒絕。豈非命耶。總之一切罪孽。俱有斷送中華國土而來。而白士尙不悔悟。仍以販賣土地爲職業。其受此奇禍也宜矣。

崑崙和尙

判完了。乩不動了。大家一看下面的署名。更爲驚愕。原來所謂白士之父。並非名義上之父。乃是實情上之父。不明其中真相的。當然莫名其妙。一經熟悉其中情形的說明。便恍然大悟。扶乩完後。陶地角拏着記錄的文字。看了再看。說

道這稿子還是別給白士看罷。胡多多道：他問起來，怎樣說法。陶地角道：那可以隨便推托一句就完了。於是書房樓上的人一齊下去。章白士一見，就問道：家慈的病怎麼樣。菩薩判了什麼。陶地角道：菩薩說：此病是夏天多吃楊梅而來。不要緊的。你放心罷。只消請專門的醫生治療，就會痊愈。章白士聽了，信以為真。第二天，僕役們收拾書房樓上，拏到了一張陶地角的草稿。他看不懂。請帳房先生一解釋。他方始着急。一面替母親打六零六。一面自己打算不再賣地皮給外國人了。再說公安局中局長雷如芬先生，見紅褲子鬧了好幾次。偵探長非但不能約束她，反被她戲弄侮辱。看來高德生決不是紅褲子的對手。所以有一天局長特地請高德生去商量。問他有什麼方法。可以處服紅褲子。使她不像現在那麼猖獗。高德生想了半晌，說道：只有一個辦法。是去討救兵。因為我們這一輩人，決計纏不過紅褲子。所以我倒想起一個人來。此人若肯出來，必定可把神通廣大的紅褲子，生擒活捉。他是個偵探界的老前輩。武功也很厲害。只消我先去拜訪他一次。他一定可以說出紅褲子的真相來。因為

天下無論什麼有本領的人。他總不會不曉得的。局長忙問此人姓甚名誰。住在家裏。可否馬上把他請來。高德生道。此人姓劉。號叫一松。今年有七十五六歲了。他的拳術。曾由少林寺宏光上人傳授。在三四十年前。竟沒有人打得過他。如今年紀已老。休養在家。已有四十年不做事了。住在東門外七八里的地方。叫做金雞村。他自己種種田。做一個老農。還有什麼人曉得他。四十年前是個全國無敵的大武術家呢。局長道。你認得他麼。高德生道。豈但認識。而且是我的老師。所可惜的是。我從前不過半年。他就立下一個志願。出門去訪天下英雄。要八年工夫才回來。所以我沒有得到他的好處。只好說是掛名的師生而已。局長道。既是師生。那不管長久不長久。總比不相識的人好一點。你去求他。他或者肯幫忙的。你明天姑且去走一遭罷。高德生答應了。便退將出來。打算明天到金雞村去探訪老師劉一松。這劉一松。起初雖不過當一個拳師。後來做過捕快。又充過偵探。其實他不但武術高明。他倒也是一個俠客。他對於自己的老婆馮氏。有一樁大大的俠義行爲。至今還膾炙人口。當做故事那麼

宣傳着。在劉一松二十四歲的時候。娶了一個老婆馮氏。這馮氏姿色很美。那劉一松是一個武夫。也不懂什麼美不美。只消是一個女子。無論誰給他做老婆。他決不嫌好嫌歹的。因此他對這馮氏並不怎樣。而且其時一松已當着快捕時常不住在家中的。馮氏是個風騷的女子。一個人在家。未免寂寞。於是常到隣近的人家走走。却認得了一個銀匠。她與銀匠眉來眼去。雙方都是有意。那自然更來得容易。不多幾天。銀匠趁一松不在家。便常到馮氏那邊去玩。打聽得今夜一松不回家。銀匠就宿在她家。如此有半年光景。一松一點也不知道。有一天。合該有事。一松在床脚下拾到一個鼻烟壺。他很以為奇。因為自己是沒有的。這種東西。只有男子用得着。難道我不在家裏的時候。我那老婆有什麼不端的行爲。引了男子進來麼。一松暗暗將鼻烟壺納入懷中。若無其事。對老婆說。衙中有事。要差我出門去一趟。今夜不回来了。你好好在家看守着罷。他吩咐了。就此出去。其實他並沒有到遠處去。一到夜裏。他動手偵探這件事了。在黃昏時分。他獨自一人。靜悄悄的走到自己家裏的附近。見四下無

人便對屋上一跳。然後在屋上輕輕走到自己家裏的屋上。他家裏是樓屋。房間是在樓上。一松先伏臥在瓦上。爬到簷前。把頭向下面看時。見房裏有燈火。當真一個男子。坐在牀沿上。吃西瓜子。馮氏並不在房內。一松再輕輕起來。走到後面。用腳掛住簷上。身體倒掛下去。見灶間裏也有燈火。原來馮氏在灶間裏燙酒弄菜。預備請那漢子的一松暗想。我的老婆偷漢子。原因大約是我對她太疏遠了。決計不是她的罪惡。她現在雖有這個過失。我可以慢慢的感化她。那漢子姦淫有夫之婦。其罪難饒。他想罷。便回到屋上。腰間拏出一把刀來。自己先跳到對面人家的屋上。見那漢子還是坐在床沿上吃西瓜子。一松便身體如飛燕一般的躍進自己房間的窗口。他的舉動極快。等到那銀匠看見有人要開口叫喊。刀子已到頸邊。冰冷的一來。頭已割下。身體倒在地板上一。松仍舊身體向對面屋上一聳。對房中觀看着。看婦人上來時怎麼樣。歇了約有一刻鐘光景。婦人端了一只盤。盤中是一壺酒。兩碟菜。他剛進房。她那可愛的人兒身首異處的在地板上。便哎喲一聲。手中的盤。脫手落地。自己往後一

仰也暈過去了。一松依然看了。歇了半點鐘光景。婦人方始漸漸醒來。她再用燈光照照死者面孔。的確是銀匠。她眼淚汪汪。不曉得是什麼人殺害的。但是她絕對不疑惑自己丈夫。她曉得自己丈夫知道了此事。不必暗殺。大可以殺給我。或者連我也一起殺掉了。婦人哭了一回。一時沒有主意對付這一個死尸。一松兀自在對面屋上望着。婦人想了一個多鐘頭。忽然下樓去了。歇了一回。只見她搬了一個大罈子上來。婦人又去拏了一把切菜刀。先把這漢子的四肢割去。各切做兩段。連頭一齊裝入罈中。其次把他的肚子割破。將內臟取了出來。也放入罈中。最後把軀幹切做八塊。也塞了進去。幸虧這罈子大。恰巧塞滿。這婦人再去拏一個破棉花胎來。把地板上血跡。一齊揩乾。再用水揩拭地板。足弄到了天明。才把殺人的痕跡。一一弄乾淨。一松看完了。便回到衙門裏去。打了一個磕睡。到下午。方始回到家中。叩了門進去。一松裝做若無其事。馮氏也裝做若無其事。問他飯吃過了沒有。一松才說到。還沒有了。於是馮氏就去弄飯給他吃。二人談談笑笑。誰也不露出昨夜殺過人的樣子來。吃晚

了飯。二人同至樓上。一松留心看時。那一個罈子還在房裏。不過上面覆了一只播盆蓋了。一松也只當不見。到旁晚時。他裝做無意的樣子。問馮氏道。這罈裏是什麼啊。馮氏答道。醃肉。因為鄉下弄來的肉。價錢便宜。所以我醃了一罈。一松聽了。也不再問。過了幾天。等馮氏不在旁邊時。一松暗暗打開罈子來看。見罈口却盡被鹽遮着。一些看不見別的東西。又過了十幾天。一松的岳母有信來。要接一松夫婦去住幾天。那馮氏的母家。相隔有十里路光景。是要乘船去的。夫婦二人。便商量明天動身。一松就去雇好了船。馮氏又要一松買些東西。拏去送給母親。一松道。不用再買什麼東西。我們就拏這罈醃肉送給她老人家吃罷。馮氏一聽。頓時嚇得魂都快沒有了。然而臉上又不能露出來。只得點點頭。這一夜。她躺在床上。翻來覆去的睡不着。總想不出要用什麼方法。可以不把這罈子送去。送去了。那就在第二天天明後。一松起來。就命船夫將罈子扛下船去。馮氏心裏真是難受。宛如解到法場上去的死刑囚。恨不得有一個什麼地方。可以鑽進去。後來被一松逼着下船。她一到岸邊。見那

罈子已在船頭上。她暗想這一趟我的死日快到了。想不到我一念之錯偷了漢子。要受這麼許多苦。還是當時連我也一刀斫死的好。二人一到船中。船夫就此開船。風平浪靜。一松看看兩岸風景。有意與馮氏搭趣。馮氏有心事。往往所答非所問。後來行到河面大一點的地方。有了風。船便有些簸動。一松再叫馮氏到船頭上去看風景。馮氏只得依着出去。眼看着這罈子。心裏更覺難熬。忽然一松說道。這船好像向左面側着。怕有些危險罷。我明白了。這罈子太重了。要不得。他說罷。舉起右腳。對這罈子踢下去。這罈子便踢入水裏去了。劉一松這幾句話和一脚踢去罈子。非常的快。真是出乎馮氏意料之外的。這一來。馮氏心中。頓時覺悟。原來罈子裏的內容。他已經知道。因爲不便運到什麼地方去。所以今天特地借送給母親爲由。扛到船上。此刻又借船身向一面側着爲由。踢牠到河中。他真是何等的體諒我。何等的愛護我。我怎麼可以辜負他的美意。反背了他。去做出那不端的事來呢。馮氏從覺悟而感激丈夫。從感激丈夫而發生真摯的愛情。從此以後。她真心的愛着丈夫。絕對沒有以前那

種不正行動了。所以劉一松雖是吃衙門飯的人。也是一個俠客。他對於老婆的偷漢子一事。真是把義俠的行爲來對付着。無怪老婆要被感化。以後永遠不會再走不正當的道路了。此刻偵探長高德生在無法可施之際。就想起這位數十年前的老英雄來。曉得此人若肯援手。紅褲子的真相不難明白。紅褲子的前途。也有了辦法了。第二天。高德生起身很早。用了早飯。便出門往東門外的金雞村去。七八里路。一忽兒工夫就到了。只見數間茅屋。一帶竹籬。便是劉老先生隱居之處了。高德生輕輕在門上叩了幾下。裏面就有人出來開門。門一開。德生見是一個十幾歲的童子。高德生正要啓口。童子已經先問了。說道。這位可是高德生先生麼。高德生聽了。十分詫異。暗想這鄉下的孩子。怎麼會認得我呢。他忙道。在下正是高德生。不曉得你在那裏見過我的。童子道。並沒見過。不過我祖父在三天之前。吩咐過我了。說道。這幾天有一位高大偵探要來了。高德生驚問道。令祖就是劉一松老夫子麼。童子點點頭。高德生又問道。令祖怎麼曉得我要到此地來呢。童子笑着道。他說。紅褲子鬧得厲害。高

德生辦不下。這幾天一定要來找我了。高德生一想。這老頭兒真厲害。宛如未卜先知。他竟早已曉得我要來了。德生卽道。那麼請你去通報一聲。說我來了。童子道。請你到裏面坐。不用通報。他老人家正在澆花。澆完花。自己會出來的。高德生便隨童子進去。在客堂裏坐下。見竹檯竹椅。倒也十分清潔。童子捧出一把紫砂茶壺。兩只茶杯來。斟了兩杯。德生問童子道。今年幾歲了。童子答道。十一歲。德生又問練什麼武藝。忽聽得裏面有破竹筒似的嗓子叫着道。有貴客來。應當早些來對我說。叫人家等候着。豈不怠慢了客人。聲音剛罷。只見頭髮斑白的劉一松老先生。提着一籃菜。笑嘻嘻的走將出來。一見德生。忙道。我候了你好幾天了。德生便過去叩頭請安。劉一松穿一件破舊的袍子。一手還擎着一把舊刀。他把刀與菜授給童子道。叫你媽媽去弄菜。今天朝晨釣得的一條魚。也須烹調起來。先把酒擎出來。德生道。我沒有什麼東西擎來孝敬您。反而要來叨擾了。劉老先生說。我們可以暢談啊。你且坐下。德生坐下來。先問了劉老先生近來的身體可好。劉老先生道。每天釣魚種花。把以前所練的工

夫。一齊荒疏了。說罷。又問了高德生的近况。德生客氣了一番。便說自從紅褲子一出現。我們就够受累了。她雖是替人家抱不平。但是我們公安局。往往會做她第二對手的。所以今天要來拜訪老夫子。一來打聽打聽那紅褲子。究竟是個何等樣人。二來。商量商量有什麼防禦之法。劉老先生一聽。道哈哈大笑。你來得不湊巧。德生一聽。大失所望。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解。





夜壺流熱尿
急壞床上師

煙囪滾人頭

嚇煞灶下婢





澗邊老嫗

牆頭迎遠客



棺內殭尸

燈下吸香煙

第十九回

夜壺流熱尿急壞床上師
烟囪滾人頭嚇煞灶下婢

却說高德生到了劉一松家裏。向劉一松說明來意。要他幫助設法對付女俠紅褲子。劉一松聽了。一陣大笑。說道：你來得不湊巧。高德生訝道：怎樣的不湊巧。劉老先生說：她的老師在我這裏住了三天。昨天才回去。你若早來一天。與他相見。便可以打聽一切詳細情形。我所曉得的。也有限得很啊。高德生就問道：她的老師是那一位。劉老先生對德生看了一看。說：此人恐怕你未必會曉得。今年年紀有近八十了。姓佟名虎。是個蹺脚。常常帶着一個錢拐。所以人家都稱他佟鐵拐。此人的武藝。樣樣無出其右。而且會運氣術。輕身術。美穴術等種種秘訣。他除了自己家裏教五個兒子外。從來不收徒弟。生平只有所謂紅褲子。是他老人家的徒弟。紅褲子非常聰明。年紀雖輕。那佟鐵拐的本領。差不多樣樣都學會了。你想佟鐵拐年紀到了八十歲。才練到這一點工夫。紅褲子還是一到十八九歲的女孩子。已經把老師的本領。樣樣學會。豈不是天才麼。

我與老佟。本來是老友。一年之中。我去訪他。他來訪我。總有這麼三四趟。前幾天他恰巧住在我這裏。直到昨天才回去的。高德生聽劉老先生說完。點點頭。其時方才那小童已把酒菜搬出來。劉高二人便相對坐下。喝了一杯酒。德生又說。請問老師。那紅褲子到底是個何等樣人呢。劉老先生道。不錯。我倒犯主要的。人物。沒有講給你聽。她姓駱。父親叫做駱斌。是個念書人。母親錢氏。也是一位秀才先生的女兒。夫妻倆生下子女很多。但是一個也招不牢。有的生下來就死。也有的養到幾個月死去。最長久要算兩個。一個長到三歲。一個長到八歲夭逝了。這位紅褲子姑娘。排行第十四。乳名叫做碰碰兒。長大了。就呼爲十四。說也奇怪。夫妻倆生到這第十四個孩子。以後也不生育了。也獨有這第十四的姑娘。能够撫養長大。她的哥哥姊姊。一個也沒長成。她家裏住在黑松山上的野貓嶺。嶺上有一個板板村。駱斌夫婦便住在板板村。佟鐵拐也住在板板村。碰碰兒從小就很聰明。一到三四歲。更來得伶俐。不過她有一個怪脾氣。不喜歡穿褲子。母親給她穿好了褲子。歇得不多一下。她已把褲子脫掉。母

親再替她穿好。歇了一下。她褲子又不在了。你想一個女孩子常常不穿褲子。像個什麼樣。萬一將來成了習慣。到長大之後。還是如此。那豈不是笑話。所以她母親爲了此事。非常担心。每見她脫去一回褲子。就要打她一頓。所以碰碰兒一天要被母親打好幾頓。獨有隣家佟鐵拐見了。就對她母親不用打。說道。這孩子是異相。她的腿部很有力。所以常把褲子脫下來。如果有人教她練習武藝。將來倒是一個天才。嫂子。你願意把令愛交給我。做我的徒弟麼。錢氏聽了。也不能作主。便去與丈夫商量。駱斌倒很贊成。他並不是要希望女兒將來成一個大武術家。他見生了十幾個孩子。一個個都長不大。一定是身體虛弱的緣故。此刻碰碰兒既是隣家佟鐵拐肯很熱心的把本領教給她。或者給她練練筋骨。可以使身體強壯些。不像從前幾個孩子那麼短命而死。倒也是一個辦法。所以駱斌對於錢氏的提議。很表同意。錢氏就向佟鐵拐一說。揀選了一個日子。便領碰碰兒去拜師。其時碰碰兒只有五歲咧。好得兩家相距不遠。碰碰兒就天天到佟老師家裏去練工夫。一來碰碰兒到底有武術的

天才。二來佟鐵拐把全副精神教着。所以進步得極速。從七歲起。父親又在家裏教她識字讀書。這孩子雖是個女子兒。實在頑皮得很。除父母了和佟老師三個人之外。她誰都不怕的。她無論對於何人。總喜歡惡作劇。她十歲。父親出門去了。她便在校上一所小學校中去讀書。可是她常常要胡鬧。她從小佟老師教她。每天朝晨。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對井中的水面。要指一百次。這麼練了好久。她指的時候。井中之水。會起皺紋。後來愈來愈有勁。井水濺起來了。所以她兩指之力。大得非常。有一天。她見校中先生的房門前。有一個空夜壺。她過去將左手把夜壺提起來。翻過來。夜壺底向了上。她無意中用指在夜壺底上。一點。夜壺底上。便穿了一個桂圓大小的洞。四周並無裂縫。她依舊把夜壺放好。先生並不知道。睡到半夜裏。先生小肚子有些膨脹。便伸手在牀下提起夜壺來。就在牀上小便。那知夜壺底有了洞。尿一齊流在牀上。先生收也收不住。到先生的膀脫裏一出空。夜壺也空了。不過牀上弄得被褥盡濕。那裏可以再睡呢。先生也不曉得是誰幹的。有一天。他把教台上的桌子。四脚用四個橄欖

核墊着。到先生來上課。伏在桌上點名時。桌子上有一重量壓去。便連人帶桌。向前面倒下去了。引得全課堂的學生們。個個大笑。不料先生好容易爬了起來。擺好桌子。碰碰兒遠遠用手指對桌子一點。那桌子又往黑板那邊倒了。這一次恰被先生看見。先生說。駱十四。你爲什麼這樣的胡鬧。我今天要打了。先生雖曉得駱十四有工夫。然而她錯了。總要打的。先生舉起戒尺。向她手心上打下去。忽然那戒尺變爲兩段。一段擊在先生手裏。一段彈起來。彈在先生頭上。先生只好不打她。不料第二天。先生朝晨起身時。好危險啊。昨夜先生好好睡在自己床上的。今天睜開眼睛來一看。不得了。原來身體躺在魚池上面。擱着的一條狹板上。只消身體動一動。就要跌入池中。不知駱十四怎樣把他搬上去的。從此以後。先生不敢再得罪駱十四了。劉老先生一口氣講到這裏。便停一停。喝了一杯酒。高德生就問道。那麼現在駱十四。是不是仍住在板板村。她的父親母親還在麼。佟鐵拐還是做着隣居麼。劉老先生搖頭道。這十年之中。變化得多了。現在駱斌已經死了。駱十四和她母親。早已不住在野貓嶺的

板板村。獨有佟鐵拐。他依然住在原處。至於駱十四件着她的母親。現在住在那裏。這件事情。當然很不容易知道。或者佟老先生可以知道。不過恐怕他未必肯說出來罷。駱十四這小姑娘。從小是這麼頑皮的了。再加佟老先生已把混身的真工夫都傳授給他。所以她現在的種種舉動。無非是她的大才。不過她父親吃了一場官吏。倒是能促成她今日做一個俠客的導火綫。高德生忙問道。她父親爲什麼吃官司。劉老先生嘆一口氣道。這實在是冤枉的。只因當初有一個土豪。叫做譚廣達。他母親做壽。便請駱斌做八幅壽屏。駱斌就替他做好。寫好。交到譚廣達母親生日的一天。這八幅壽屏。當然掛在堂中。那知譚廣達是個粗人。肚子裏沒有墨水。後來他的母舅對他說。這壽屏是誰做的。明明在那裏罵人。說什麼孟母三遷。就是說你母親曾經嫁過三次啊。譚廣達一想。我母親的確嫁過三次。可恨駱斌這東西。竟敢把我母親的短處。公然在壽屏上侮辱我麼。譚廣達把便此事記在心上。要想報復。這個譚廣達。他們下人很多。都是些流氓土棍。有一次。他門下有五個人去劫奪一家銀樓。被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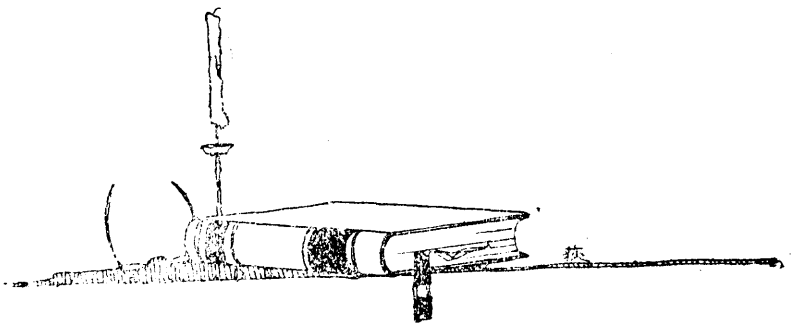
衛團當場捕獲四人。只有一個。却被逃去。於是譚廣達叫人帶信到監中。叫他們大家咬定。還有一個。就是主謀。姓駱名斌。於是官廳方面。就把駱斌捕去。雖審了幾堂。沒有口供。却因四個強盜。都咬定是他。也未便就此釋放。其時駱十四已經有十二歲了。她父親無故被衙門裏當他強盜捉去。母親急得一天到晚。哭着。十四勸勸母親。也沒効力。後來漸漸有人說起了。說駱相公這飛來橫禍。全是被譚廣達所害的。爲着他們誤解了孟母三遷。才有這樣的奇禍。其時十四年紀雖小。她倒胸中很有打算。她先把母親寄到相離百餘里的外祖家裏去一住。把些細軟東西。也拿了去。家中只剩幾樣破傢伙。有一天晚上。她獨自一人。帶了一把斧子。先到監牢旁邊。走察看了一下。然後跳上圍牆。拋下一塊問路磚。看看沒有人。她便跳將下去。在監房四周繞行了一回。她兀自聽着。她曉得父親有咳嗽病。往往夜裏不睡。要咳至天明。方能睡着。所以她留心的聽。果然到一處。有犯人在那裏咳嗽。十四就輕輕過去。在窗外敲了兩下。低聲說道。父親女兒來救你了。只聽得裏頭那犯人口音了。聲音不像他父親。說道。

奇了。我女兒死了八年了。她來救我。是一定要救我到極樂世界去了。十四曉得不是。便再過去。又聽得有犯人咳嗽。十四又敲敲窗說。父親。女兒來救你了。裏面一聽得。卽喚道。碰碰兒麼。你怎樣來的。十四知道確是自己父親。便用斧子將窗下面的牆壁砍破些。陸續把磚頭挖成一個大洞。然後自己把身體鑽進去。一到裏面。她也不開口。見室內除父親外。還有三個犯人。她先從身邊取出三方手帕來。按在三個人的鼻子上。使他們不敢驚醒。然後用力將父親的腳鐐手銬拉斷。她就把父親推出了洞。然後自己出來。把父親負在背上。跳上屋上。再行跳到地下。父親卽道。碰碰兒。你怎麼如此胆大。會幹這樣的事。十四道。父親。我們有話。回去再講。此刻趕路要緊。說罷。她負着父親。兩足疾走。因爲她趁天色未明。還要趕到外祖家裏。咧。她一口氣走着。直走到天明。還差這麼六七里路。路上已有行人了。負着走。不方便。便請父親下來。她着他走。到了外祖家裏。叩門進去。因駱十四事前並未說起要去救父親出來。連她母親也不知道。所以大家見駱斌回去。又驚又喜。不過她母舅胆子小。怕弄出事來。要叫

他們逃避到別處去。曉得官廳一定要追究的。駱斌也願意另覓隱居之處。不料駱斌在第二天忽然生起病來。一病病了四十多天。就此嗚呼哀哉。他本來是有肺病的人。此番在牢中受了些苦。便一起發作。竟致送命了。大約在駱斌死得不到十多天。那譚廣達家中。恰巧娶第八個姨太太。是譚廣達自己在外面看上的。並沒有人做媒。這一天晚上。朋友們都來賀喜。也請了有十幾桌酒。大家爭看新人。見新人生得面目端麗。身材極小。雖是十七歲的人。看看真像一個小孩子。大家都對譚廣達說。這不是你的姨太太。是你的女兒。黃昏後。酒闌人散。譚廣達喝得醉醺醺的。踱到新房裏。笑迷迷的對新人說。我們可以睡了。說罷。他自己去關了房門。脫去長衣服。見那姨太太怕羞。低着頭坐在那邊不動。譚廣達便過去。幫她寬衣解帶。姨太太也不動。他把姨太太衣服脫去。只剩一件短衫了。忽然姨太太道。我自己來脫罷。她說完。便自己把穿着的那條紅綢褲。徐徐脫下來。譚廣達站在旁邊。看她脫褲子。何等的有趣啊。姨太太把褲子脫下來。譚廣達就人事不省。暈倒在地。你道這新姨

太太是誰。就是駱十四。她來替父報仇的。第二天早晨。譚廣達失去腦袋。并且宅裏失去一個新姨太太。那駱十四擎着譚廣達的腦袋。先在父親靈前祭奠一番。然後在夜裏仍舊送往譚宅。她在屋上。把腦袋從烟窗中擲下去。一個燒火的老媽子。正在燒夜飯。忽然烟窗裏滾下一個人頭來。嚇得她幾乎送命。駱十四這一次替父報仇。便是她第一次幹俠客的行爲。從此她對於這種事情。大感興趣。常常肯替人抱不平。剪除一切的凶暴了。她後來在中學時代。白天好好做一個中學生。夜裏竟常常幹着驚天動地的事。誰想得到這麼大的事。是一個十幾歲的女孩子做的呢。劉老先生說到這裏。又道。在她十一二歲時。我到板板村去訪佟鐵拐。還常常看見她。現在隔了七八年。她的武藝。當然更有進步。她的行動。也格外來得有趣了。高德生道。既是老師不很知道她近況。我只有去拜訪一趟佟鐵拐了。貴老師寫一封介紹信。讓我帶去。我也並不希望怎樣。只消佟老先生能够寄語駱十四。以後不再和我們公安局開玩笑。我的目的也達到了。劉一松道。容易的。二人歎罷。劉老先生便去寫信。寫罷。還與

高德生說道。其實你要打聽駱十四。來找我。找佟鐵拐。已經走了遠路了。倒不如到你自己家裏去打聽。來得近便啊。高德生聽了不懂。欲知劉一松說出什麼原因來。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回

澗邊老嫗牆頭迎遠客 棺內殭尸燈下吸香烟

却說高德生向劉一松打聽駱十四的底細。劉一松忽然說：你來打聽我，是繞了遠路。倒不如回到自己家裏去打聽的好。高德生即問這是何故。劉老先生說：駱十四在中學肄業的時候，她曾與一個高年級的男同學自己訂婚。此人現在赴德國留學去了。你道此人是誰？就是高季鳴的兒子啊。德生忙道：原來是瀏聲麼？劉一松道：一點不錯。他叫高溜聲。季鳴是你的哥哥。瀏聲是你的姪子。將來駱十四便是你的姪媳婦。所以你自己家裏的事，反來問我外人，豈不是走了遠路了。德生笑道：想不到這麼神通廣大的女俠，竟是我家的姪媳婦。但是恐怕她本人沒有知道我是她的叔公，否則她也決不來與我惡戲了。劉一松也笑道：你此去到佟老先生家裏，可以請他介紹介紹。你們雙方先見一個禮罷。二人又閑談了一回。高德生見時候不早，便辭了劉老先生回去。當夜便把劉老先生的話，一一向局長講了一遍。並且說：明天就打算到黑松山去。

第二天高德生一早起來。雇了一匹馬。向黑松山進發。黑松山離城有一百多里路。所以騎着馬去。大約到傍晚可以趕到。打算就擱一夜。第二天去訪佟鐵拐。他騎着馬。一刻不停。到午刻時分。在路上吃了一頓飯。馬也餵了草。然後繼續進行。在夕陽西下之時。已到黑松山的山脚下。有數十家人家的一個村莊。高德生就在一家黃家飯店住下。第二天朝晨。在店中打聽了上野貓嶺的路徑。他帶了書函。獨自上山。山路傾斜得很厲害。不走慣山路的高德生。覺得非常難走。好不容易到了野貓嶺。再打聽板板村。原來野貓嶺的入口。分三條道路。靠左面一條路走去。約莫三四里路。便是板板村了。高德生依着走去。果然走了一回。見前面有一鄉村。他趕緊到了那邊。一問村人。知道就是板板村。他一看也。只有二三十家人家。看了一回。也看不出那一家是佟老先生的宅子。只見有一個老嫗。在澗內洗菜。高德生就上前問道。請問老媽媽。這裏有一位佟老先生的住宅。不知在那裏。老嫗聽了。用手一指道。那邊一座有高高的圍牆的。便是佟老先生的住宅啊。高德生聽了。就謝過老嫗。獨自過去。見圍牆很高。

他便在牆外繞行一周。要找他的大門。那知繞了一周。也沒有找到有一個門。這怎麼進去呢。他不禁心裏大奇。只得再到那洗菜的老嫗旁邊說道。老媽媽。請問你。佟老先生的大門在那裏。老嫗一聽。卽道。可是你要進去。佟老先生的住宅。沒有大門。他因爲不喜歡閑雜人等到他家裏。所以特地不用大門。高德生躊躇道。我今天有要事。特地來訪佟老先生。不曉得可有什麼法子能够進去。老嫗道。你要進去。容易得很。我可以帶你進去。我就在他家做女僕。高德生聽了。也不懂老嫗怎樣帶他進去。一定另外有什麼秘密路徑的。只見老嫗洗完了菜。提了一籃菜。說走罷。於是領高德生一同到了牆脚下。老嫗左手提了菜。右手過來將高德生夾在腋下。將身向上一聳。已經跳上圍牆。高德生怎麼不驚。想不到一個女僕。竟有如此本領。又見下面圍牆中有五六間屋子。老嫗再向下一跳。就到了平地上。把高德生放下來。說道。請問先生貴姓大名。我好進去通報。高德生道。我姓高名德生。是公安局的偵探長。特地來訪佟老先生。老嫗聽了。笑道。公安局的偵探長麼。偵探是捕捉強盜的麼。高德生被她一問。

未免有些難爲情。老媪笑了一笑。進去了。不多一回。一個蹣腳的白髮老者。從屋內出來迎接。笑容可掬的謙和得很。高德生行了一個禮。佟老先生便請他到裏面客堂裏坐下。德生方始把劉一松的書信拏出來。佟老先生一看。說。原來高先生是爲了這個孩子的事情來的。這孩子也實在太會鬧了。我本來打算叫她再學習幾年。我可以把飛劍的工夫也教給她。那知她不肯聽我的說話。有了一桌本領。就要出來胡鬧。有勞高先生親自光降。不知高先生的意思怎樣。還是要兄弟把她送到公安局來呢。還是叫她自己到案呢。還是先生要帶了走。不過人現在不在這兒。來是常來的。高德生道。佟老先生言重了。這位駱女士的行爲。却都是替人抱不平。是個俠客。現在雖有人控告她。我們公安局方面。也很想馬馬虎虎過去。不料近來這位駱女士。忽然轉換方向。專向我們公安局尋開心。這實在使我們難堪。因爲公安局的威信一失。什麼事情都不能辦了。所以今天晚輩到此。也並不敢有過分的要求。只消懇求佟老先生寄語駱女士。以後不再使我們公安局鬧笑話。已經是很感激的了。佟老先生

說。這是容易得很。等她到來。我一定替你傳言。二人談了一回。高德生見壁上掛着許多兵器。卽道。老先生的工夫。晚輩已從敝業師那裏聽得過。今日一見。真是三生有幸。佟老先生笑道。我有什麼本領。你道我的老師是誰。我的老師就是他啊。說時。用手對外面一指。高德生只見一個兩三歲的孩子。正從庭心裏走到房屋中來。高德生見了。自然非常奇怪。怎麼一個七八十歲老者。倒拜起兩三歲的小孩子做老師來了。其時恰巧有一個童子。手裏托着兩碗茶走過來。一不留心。在小孩子身上一碰。小孩子跌倒在地上了。高德生更不明白。怎麼一個路也不會走。一碰就會倒的人。反是佟老先生的老師呢。於是他兩眼對佟鐵拐臉上凝視着。等候他說明。佟老先生道。這小孩子是我的老師。也可以說個小孩子是我的老師。其實無論何人都應當拜小孩子爲師。你看方才碰倒在地的小孩子。現在不是他自己起來了麼。研究武術。完全要學小孩子行路。雖一碰就倒。倒了說要爬起來。起來了還是要走。有了這麼的毅力。武藝便沒有一樣不會成功。若使樣樣畏難貪懶知足。都是足以妨礙進

步的高德生聽了。又說了許多崇拜之話。方始告辭。佟鐵拐送他到了庭中。便問他方才是不是跳進來的。高德生紅着臉道。慚愧得很。方才是府上的老媽子帶我進來的。佟鐵拐聽了。點點頭說。那麼此刻我來叫三個小孫送你出去。他們愛玩拋球的玩意兒。倒也有些用處。有時可以送客。高德生一想不好了。他一定是把我這人當做皮球一般。叫三個孫子把我拋出牆外去了。萬一他們年紀小。氣力不足。我必定要跌傷了。就是當真拋得出去。我重重落下。一定也是性命半條了。他正在驚疑。佟老先生又道。說起拋球。我倒想起一句話來了。前幾天不是全國運動大會開會麼。駱十四本來也打算去比賽的。你不曉得她現在在表面上。還是一個某大學的學生。不過名兒不叫十四罷了。她的工夫。若使到全國運動會去。與人家比賽那種呆笨的外國式游藝。一定有驚駭而滑稽的成績。給報紙上做材料的。可惜臨行的上一天。忽然她一個同學的父親。被匪徒綁了去。同學急得不得了。她便暗暗替這同學去偵探此案。果然被她破獲匪窟。救出肉票。捉得匪徒六人。她把六個匪徒。一一捆好。然後打

電話到公安局。叫局中派人去捉。她又把同學的父親。送到家裏。在門前告別。不肯進去。那同學的父親。問她姓名。她也不說。所以至今這同學的父親。只曉得是一個女子救他出來。不曉得這女子究竟是什麼人。連公安局中得了現成的名譽。也不明白是誰幫他們忙。從這種地方看來。她對於你們公安局。倒盡些義務。她這一來。把全國運動大會的機會失去了。我倒也很替她可惜。佟老先生說完。抬頭一望。說不好。天快下雨了。山上路不容易走。你今天姑且在此盤桓一宵。明日再走罷。高德生此時好像沒有腿的。只好依他。二人重新回進去。果然下雨了。佟老先生就關照開飯。吃過了飯。雨勢更大。佟老先生很健談。便把幼時所見的江湖奇俠。一個個講出來。聽得高德生長了不少見識。直談到日暮時分。雨勢也略爲小了一點。佟老先生休息一回。開她夜飯。吃過夜飯。佟老先生談興又來。二人直談到二更時分。佟老先生然後說。夜靜了。請安睡罷。德生道。真所謂與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可惜老先生太倦了。否則我就是一夜不睡。也願意聽下去的。佟老先生就把德生領到一間廂房中。地方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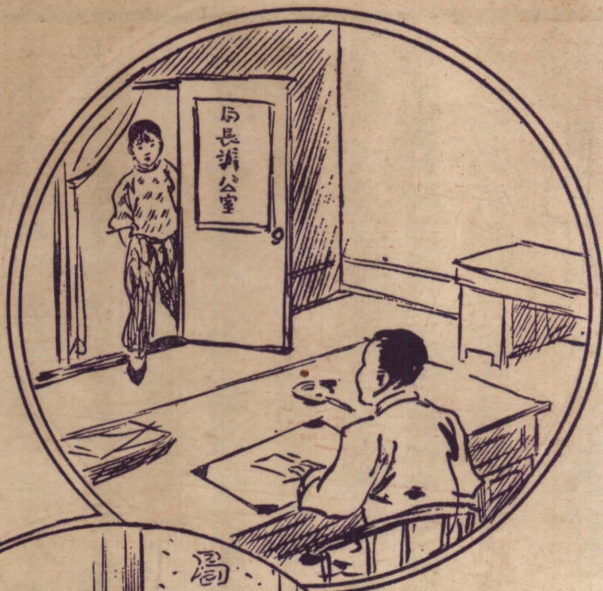
寬大裏面有一口棺材。一只床。德生暗想。棺內不知是他的什麼人。將來扛到坟上去葬。難道也像皮球那麼拋出去麼。佟老先生就指着床上道。大約不見得冷的了。明天會說罷。他老人家獨自去了。德生見桌上一盞洋燈。還有幾冊書。細細看時。都是些子書。他也看不明白。便脫衣安睡。他今天腦海中多裝了些異聞軼事。一時神經興奮。奮着。倒不易入睡。而且沒有熄燈。更不會睡着了。忽然棺材裏一嚮。德生心頭亂跳。定神看時。見棺材蓋一動。自己會開。裏頭鑽出一個人來。德生急得不得了。混身抖着。只見那人在壁上取了一把單刀。到外面去了。德生暗想。他一定沒有留心床上有人。等他回進來。看見我睡在床上。一定不放鬆我。要來弄死我了。我又無從逃避。此刻逃出去。他必定在外面。就要撞見的。左思右想。總想不出一個方法來。他急了。約莫有兩點鐘光景。外面有人推門進來。一看。就是那棺材裏的殭尸。德生曉得性命就在目前了。只見他先把刀仍舊掛在壁上。然後徐徐走到桌畔。臉上並無可怕的神氣。又不像知道床上有人。他走到桌子旁邊。坐下來就看書。德生雖見他不像要害人。然

而依舊急得連呼吸也快沒有了。仔細看那人時。約有四十多歲。臉上有些小鬚。他看了一回書。在抽屜內取出一匣香烟。一匣火柴。竟點了一根。嚙在口中。吸了。高德生更爲驚駭。他看書看了足足有三個鐘頭。真把高德生也快送到鬼門關上去了。這活鬼便捲卷起立。然後自己跳入棺材中。把蓋蓋好。高德生看得清楚。那裏再睡得着。聽聽雨聲已止。天空黑得無星無月。不知有什麼時候。他恨不能立刻就天亮。天亮了。他可以逃出去。然而也只能逃出那間屋子。不能逃出這一座宅子啊。棺材裏雖就此沒有聲息。他還是急得要死。好容易又等了好久。聽得雞鳴了。他曉得雞鳴之後。殭尸就不能動了。所以他急急披衣。逃到外面客室之中。其時恰巧佟老先生才起來。要去教三個孫子舞劍。所以起身極早。一見高德生雞鳴而起。就非常奇怪。問他爲何不多睡一下。高德生就慌慌張張。把昨夜所見的事。講了一遍。佟老先生聽了。哈哈大笑。說道。那是我第二個兒子。你不用嚇。德生道。第二位令郎。過世了幾年了。佟鐵拐忙道。並沒有死。你以爲暈在棺材裏。一定是死人。那到不然。我那第二個孩子。他

是專練夜行術的。他有二十年不見日光了。白天便在棺材裏睡覺休息。夜裏出來練工夫。做事他在黑暗之中。什麼也看得出。黑夜行路不用燈火。就是在人家屋上行走。也如平地一般。可惜你今天就要動身。否則今天晚上。可以試些玩意兒給你看看。譬如黑暗中把一升芝麻倒在地上。他可以一刻兒工夫。拾得幹幹淨淨。有一回他替一個朋友代課。是一所夜學校。教的是國文。教到中途。電燈忽然斷電。學生們一些看不出。他依舊能看着朗念。叫學生們也跟着念。據他說。有了這種目力。別的還不稀奇。最有趣是可以看得到臭虫跳舞。因爲臭虫的跳舞。必須要絕對黑暗。他們才肯舉行。如有一點亮光。就決不肯舞。所以普通人絕對看不見。因此聽了臭虫跳舞四個字。好像是一句笑話。決不相信。那知真的有這件事。可惜沒有人有這種目力。因此便好像是謊話了。所以黑暗中與人打架。他非常便宜。而且他還能用飛箭。在離着數十丈的時候。人家還沒知道。他已看得清清楚楚。一箭飛去。就能取他性命。其實這也不難。聽聽好像驚人。練起來只消白天不見日光。晚上在黑暗中點了幾支香。練

習打鏢好了。高德生聽了他老人家這一番話。似乎沒有昨天所講的那裏可靠。心裏有些疑惑了。一定昨夜看見的真是殭尸。他此刻不過故意用這些話來搪塞我罷了。所以他想了一想。便問道。我倒有一個疑問。要請教老先生。我聽科學家說。人類是靠日光生活的。二十年不見日光。怎麼還能活在世上呢。不知佟老先生被他一問。說出什麼話來。且聽下回分解。





不用通報

客來屋頂

久勞摸索
人入煙囪



天癸忽來

姪媳向叔公絮語



地皮圈去

富翁驚窮鬼冤魂

第廿一回 不用巡報客來屋頂 久勞摸索人入烟囪

却說佟鐵拐講他的兒子有二十年不見日光。高德生不信。說科學家以爲人類全靠日光生活。何以不見日光。還能生活。佟鐵拐說。你不知道。他每月之中。必到一位醫生處。把紫光照身體數小時。這就是補足那日光的。說罷。高德生就要告辭。佟老先生留他吃了朝飯再去。他心裏總有些疑惑。不肯久留。一定要走。佟老先生道。你既這麼要緊回去。我就叫小孫們來送你出去罷。說完。就吩咐下人去請三位小少爺出來。一回兒就從裏面出來三個少年。年紀都是十五六歲光景。佟老先生叫三個人過來見了世伯。三個少年忙過來行禮。德生慌忙回禮。佟老先生就對三個孩子說。你們送這位世伯出去罷。三人一聲答應。大家便一同出來。走到庭心。忽然一個少年向上一跳。頓時跳往牆外去了。高德生也不懂是什麼意思。第二個少年就過來把高德生一抱。已把他身體抱起。他自己也覺得身體極輕。這少年把高德生的身體向空中一拋。高德

生的身體就拋到第三少年之中。第三少年再把他向上一拋。這一下真把高德生的身體。竟越過高牆而出。覺得舒服極了。比乘飛艇都有趣。德生耳中只聽得佟老先生叫一聲再會。自己已從牆外落下去。他暗想這可要跌死了。不料身體落在一個很軟的所在。留神一看。乃是方才那第一少年。立在牆外。用手接着。然後輕輕把他放下地來。說道。世伯。恕不遠送了。他說罷。便一躍而入。高德生獨自一個再呆了。看了牆壁一回。方始下山。到了山下黃家飯店中。叫他們預備東西來吃。他吃飽了。依舊乘馬趕回去。直趕到黃昏時分。才到家裏。這一天也來不及到局中去報告。第二天上午。他才去見了局長。將佟鐵拐的話。一一說明。并且說佟鐵拐雖沒有絕對保證紅褲子以後不再來和我們公安局胡鬧。但看他的意思。也很真摯。一定肯把話替我們達到。紅褲子別人的話不聽。佟老先生的話是絕對服從的。局長聽了高德生的報告。還算滿意。高德生就退下去。又歇了三天。在下午六點半鐘光景。公安局局長雷如芬在辦公室內電燈下看報。忽然有人推門進來。雷如芬一看。是一個女子。並且是素

不相識的。他急忙立起來道。請會客室裏坐。先叫門房遞一張卡片進來。那女子聽了。笑嘻嘻的說。我不是從大門裏進來的。所以沒有遇見門房。局長對這女子從電燈光中細看時。見她短髮高跟。穿一件印度綢玄色旗袍。鵝蛋臉兒。回頭一笑。很能動人。聽她說不是從大門裏進來。倒有些不明白了。今天有什麼人開過後門麼。忙問女子道。那麼。你從那裏進來的。女子輕輕道。冒昧得很。我是從屋面上來的。局長一聽。大爲吃驚。豈有好好一位女客。會從屋面上進來。何況這裏不是別處。乃是公安局啊。所以他急忙問道。你來幹什麼。你是何人。女子依舊很鎮靜。回答道。今天特來拜訪局長。局長要問我姓名麼。她說着。身邊摸出一張名片來。授與局長。局長一看。這一驚。竟驚得非同小可。原來名片赫然的是駱十四三個字。局長一時說不出話來。女子卽道。局長不用驚嚇。我們坐下來談罷。說時。駱十四先在旁邊一張椅子上坐下。局長也只得坐下。十四說道。我本來也不敢來失敬。實在局長一次一次派人來偵探我。我幾乎要無處容身了。所以特地親自來請教。請教。局長一只手攔在桌上。想起桌旁

的電鈴來。要想按了一按。外面多叫幾個人來壯壯胆。其時已被駱十四看見。忙道。電綫早已割斷。別按罷。局長絕望了。只得隨便想幾句話來回答。卽道。只因你幹的驚天動地。事情太多了。所以很有人控告你。要我們捕捉你。駱十四道。我所做的事。沒有一樁爲自私自利。都是幫助弱者。救濟貧民。代抱不平等事。并且還有替貴局帮忙的地方。怎麼貴局叨了我許多光。連謝也不謝一聲。反要捕捉我。這是什麼道理。老實說。我這個人。不是自己願意來投到你們。決計捉不到的。……說到這裏。恰巧門房推門進來。手裏擎了一張名片。大約是有客來拜。局長一見。宛如得了救兵。要想叫門房去喚人來。駱十四走到門口。對門房說。局長正和我紅禪子在此開談判。無暇會客。不見。并且你去叫高德生進來罷。否則局長要急死了。門房很驚訝的出去了。十四問道。控告我的。都是些何等樣人。我也沒有做過盜賊。奪過錢財。殺害過人。局長道。控告的人很多。卽如杜盟惠。便是其中的一個。你雖自己沒有用半文錢。在法律上。你却。是盜取他的支票。盜蓋他的圖章。冒領他的貯金十萬零一千元。怎麼說沒有。

罪。駱十四道：你不知道霸佔了金融界，一日之中可賺數十萬。我怕他子孫要討飯。所以代替他積些德。他怎麼不感謝我？反恨起我來了。說到這裏，外面已有人在那裏探頭探腦。駱十四索性把門開直。見有五、六人站着。卽道：請高德生君進來保護局長。五、六人中，就走出一個高德生來。莫名其妙的踏進局長室。局長一見高德生，心頭寬了一點。卽忙介紹道：德生，這位就是駱十四女士。高德生雖是驚駭，却做出一副恭敬的態度來。向十四道：久慕久慕。駱十四笑道：我們見過的了。關帝廟廊下說時，她身邊摸出一樣東西來，像是一個布袋。拏來對自己臉上一套。高德生和局長都驚了。原來這不是布袋，乃是一個橡皮製的面孔套，如羅宋帽一般的從頭頂直套到頭頸裏。這麼一套，駱十四的面孔，頓時變了關帝廟廊下乞丐的面孔了。二人怎麼不驚？面孔套只有七竅，留着幾個洞。連頭頂上頭髮也有的。大小與她本來的面孔完全一樣。所以人家看不出真僞。駱十四再用手取下，依然是個美人。她把面孔套納入懷中，說道：你們喜歡這玩意兒。我家裏還有數十個。明天送幾個給你們罷。在衙門裏

的人。面孔要變化得多。更用得着。高德生無話可說。卽道。前天拜訪令師……

：駱十四搶着道。好好。都是你這一趟。害我罰跪在一塊豆腐上。跪了三個鐘頭。要豆腐一些不碎。不是你害人麼。高德生現在門外站的八九個人。都是你的部下麼。是來捉我的麼。他們都是那一天晚上在關帝廟殿上黑暗中吃過巴掌的麼。她說罷。又回頭向雷如芬道。局長。古人云。君子成人之美。我也很想學做君子。你們既要捉我。我就給你們捉一捉。今天來的目的。雖一半是要會會局長。談談我的意見。一半也是很想給你們嘗嘗捕捉紅褲子的滋味。不過今天我自己送上門來。此刻好好坐在這局長室中。他們擁進來把我捉住。未免太容易。真是不勞而獲了。此刻我有一個條件。好在這局長室並不大。叫他們七八個人都進來。連同這位偵探長。一起在這室內。把室門關閉。電燈火熄了。局長。您請便。或者外面去。或者仍留室內。都可以。他們儘管在這室內捉我。只要捉得到。我就情情願願吃官司。局長聽了駱十四的話。似乎滿意。便把身體立起來。他以爲局長室雖大。八九個人捉一個人。總捉得到的。這一來。不致

被她笑公安局不勞而獲了。高德生聽了。實在他曉得黑暗中恐怕弄不過她。想起關帝廟吃巴掌的情形來。有些胆寒。但是他見局長已有允意。便不得不把手一招。外面七八個人。一齊進來。他便對他們說。諸位。這位女士。便是女俠紅褲子。她今天光降。要和我們玩一下捉迷藏。看我們誰捉得到她。我們且把門關起來。電燈也熄起來。高德生命令一下。人多手快。立刻把門關好。電燈一熄。只聽得駱十四立在室之中央。叫道。你們當心。不要捉錯了自己的人。耽擱時刻。也不要捉了自己的局長。當做我駱十四姑娘。其實是很容易辨別的。因為你們的衣服。都是呢的。布的。我是印度綢。光滑得很。一摸上去就明白了。知道了麼。我們來了。一、二、三……：聲音一完。就此沒有她的聲音。大家向方才發聲處捉去。撞來撞去。都是自己人。局長縮在一隅。不敢動一動。高德生見沒有巴掌送過來。已經很感激了。萬一當着局面長前。再送巴掌過來。那就糟了。不料大家捉了約莫有半點鐘光景。還是沒有影踪。忽然東北角有人叫道。捉到了。接着又聽得局長嚷道。混蛋。是我。於是又聽得一陣女子的笑聲。大家再

向笑聲處捉去。有的撞在桌子上。有的被椅子攔了路。跌了一交。高德生有些疑惑。一想。她若在室內。無有捉不到的。或者有什麼躲的地方麼。再在桌子下面等處。找了一回。高德生忍不住。暗暗過去。把電燈一開。室內頓時大放光明。大家爭看駱十四時。她好好在室內。原來她立在寫字桌上的一個石膏像上。所以人家捉不着了。她見電燈一亮。忙跳下來。恨恨道。爲什麼開電燈。你應當先關照我一聲啊。高德生陪禮道。對不起。我許久聽不到你聲音。疑心你已出去了。所以開燈一看。好了。我們再來。他說罷。立刻關燈。駱十四在暗中說道。我沒有答應你們來第二次。這一次莫怪我要失陪了。其時大家向她發聲的地方捉去。這一次似乎比方才不同些。怎麼室內好像多了許多桌椅了。東也桌子。西也椅子。撞來撞去。都是木器。又胡鬧了二十分鐘光景。外面有人叩門。高聲叫道。你們出來罷。人已經逃走了。高德生聽了大驚。忙把電燈一開。只見室內桌椅都已換了地位。把他們八九個人。一齊用桌椅圍在東面半間內。西面半間空着。大約紅褲子自己是立在西面半間內的。但是看來看去。沒有她的

踪跡。當真去了。然而門窗沒有開。他走什麼地方出去的呢。不勝奇怪之至。高德生急忙開門。只見叩門的。也是刑事科中一個偵探。便問他道。你怎麼知道人已逃出去。她從什麼地方出去的呢。此人答道。不明白。她從什麼地方出來。她出來之後。先趕到門房裏。要他們去通報局長。門房裏的人胆小。不敢來。其時恰巧我看見。所以特地來叩門的。不過紅褲子很奇怪。她人雖已從局長室內逃出來。可沒有逃出局子的門。現在還好好坐在會客室內。說要見局長。咧局長和衆人聽了。都道。當真麼。此人道。當真。我們立刻可以去看。於是大家一齊擁到會客室去。見駱十四果然笑盈盈的立在電燈下。施禮道。衆位。辛苦了。我也辛苦了。所以打算在此休息一下。局長。請你叫人送一杯茶來喝喝。說罷。她懷中摸出一匣香烟來。點火吸烟。又道。我本當把香烟各人敬你們一支。恐怕你們疑我烟內有麻醉藥。不肯吸。所以我也不客氣了。高德生問道。你從什麼地方出來的。十四道。什麼地方出來的一看就明白了。弄得我衣服很醜。幸虧是玄色的。否則豈不難看。門和窗。你們都有人當心着。而且一開就有光綫。

進去。所以我只得從牆壁火爐內出來了。大家休息一下再說罷。她說完。就此坐下來。態度很自然的吸烟。大家見了。怎麼不驚。其時局長啓口道。駱女士。我自問沒有得罪你。我不曉得你究竟什麼意思。兀自與我們開玩笑。你今天的來。到底是來尋開心呢。還是有誠意來服從國法的。十四聽了。正色立起來道。局長。這是我不是。我所幹的事。我自然情願一人担当。不去累人。你們既辨別不出有罪無罪。好在法庭上的官兒。他能够明白的。所以你們現在且把我押起來。明天解了公堂再說。堂上見我沒有罪。也自然會放我的。不像你們那麼好人歹人也弄不清。幫了你們的忙。還是當我強盜一般。說罷。她笑了一陣。又道。今天且把我押起來。我爲了這個目的來的。但是不許銬手銬。我要留着吸香烟的。一用手銬。我立刻就要失陪了。她說罷。走到德生旁邊。說道。叔公。我跟你去罷。局長丟個顏色。德生和三四個人。把駱十四押下去。局長并且關照好好看待。另外預備一間房間。不和別的犯人在一起。飯食也須特別優待。不料駱十四非常服從。一點也不倔强。她很快樂的坐在裏頭。唱唱毛毛雨。自得

其樂。再說第二天朝晨。打掃局長室時。忽然在牆壁火爐前的地上。發現一件東西。是一只女子用的別針。這不消說。是駱十四的東西了。一看上面有三個字。大家不免驚愕。欲知此三個是什麼字。且聽下回分解。



第廿二回

天癸忽來侄媳向叔公絮語
地皮圈去富翁驚窮鬼冤魂

却說公安局的局長室。打掃之時。忽然在牆壁火爐之前。發現一只女子用的別針。別針上刻有三個字。局長一見。很爲驚異。原來是馬二冬三字。高德生等知道了。也都過來觀看。於是就有兩種議論。一種是說駱十四就是馬二冬。一種是說駱十四與馬二冬並非一人。她二人一定有何關係。至少是相識的。所以這馬二冬的別針。會在駱十四身上。昨天無意中失掉在此。主張第二說的人。以爲駱十四與馬二冬面貌不同。年齡不同。舉動不同。決不是一個人。那主張第一說的人。以爲面貌可用橡皮套來變化。面孔一變。年齡當然隨之而異。至於舉動。更容易了。舞台上的伶人。做一個角色。就有一副動作。并且馬二冬雖看不出她有何奇怪的踪跡。然而要曉得馬二冬歷史的。無論寶貨俱樂部以內以外的人。一個也沒有。大可以表面上出入上流社會。暗底裏又在那裏活動。高德生對於兩說。都有些疑惑。他對於第一說。因爲佟鐵拐說。駱十四還

在某大學肄業。她那裏還有工夫再度這馬二冬女士的生活。對於第二說。又覺駱十四與馬二冬的聲音有一部分很相像。所以高德生當場吩咐一個偵探說。這幾天。你須天天到寶貨俱樂部去。留心馬二冬到不到。到了就來通知我。這偵探剛要去。局長忽道。不用去。我明白了。馬二冬一定就是駱十四。可以不必疑惑了。你們想把馬二冬三個字並起來。不是便成一個駱字麼。衆人聽了。恍然大悟。斷定駱十四就是馬二冬了。第二天上午。用汽車送駱十四上法庭去審問。只因關於紅褲子的案子太多。一二月萬萬問不完。所以天天上午去審問。問完。仍舊送還公安局。第一次審問的下半年。高德生有事出來。肚子餓了。在一家點心店裏吃些點心。他坐在窗口吃着。瞥見窗外路上。走過一個女子。女子也恰巧回過頭來。二人打個照面。女子便向高德生點一點頭。就此過去了。這裏高德生口中一個湯團。嚇得嚙也沒有嚙。囫圇吞到喉管中去了。原來那照呼他的女子。不是別人。就是馬二冬啊。他怎麼不驚。暗想。難道當真是兩個人麼。何以這麼巧呢。德生辦完公事。回到局中。忙去看駱十四。見她好

好在那裏看書。并且面前也有一大堆書。不知她那裏來的。問問她。她也不回答。再一看。更奇了。她身上穿的衣服。已經換過了。德生問道。你的衣服。怎麼換了。那裏來的。十四笑道。天氣冷了。自然要換衣服。難道聽她凍死。衣服還有什麼人會送來。當然是我自己回去換的。高德生着急道。你回去過的麼。駱十四道。你不用担心。我又不逃走。去一趟就回來的。有什麼要緊。我因為你們不用脚鐐手銬。地方也十分安靜。所以在此溫溫功課。你如果怕我出去。要用什麼來拘束我。那是對不起。我不但自己要一去不來。連裏面關着的許多人。我也要一起放他們出去了。高德生不敢再去得罪她。所以就此走開。第二天下午。高德生故意再去探探。見室內圍無一人。問問看守的人。也瞠目不知所對。高德生正在慌張。忽見駱十四拿着一柄陽傘。笑盈盈的從外面進來。德生忙道。你怎麼今天又出去了。十四道。叔公別怪我。我也沒法。說着。又湊到他耳畔。低聲道。今天忽然月經來了。你們局裏也不替我預備。我只得自己去買一條月經帶了。說罷。就走進室內。對德生道。肅靜迴避。說罷。把門關上。高德生也不管。

是否在室內換月經帶。只得走開。第三天下午。高德生再去監視她。見室內又是沒有人。德生正要退出來。忽覺上面有聲音。抬頭看時。見十四的身體橫在天花板上。宛如粘牢的一般。她叫道。別慌。我今天沒有出去。德生問道。你做什麼。駱十四道。我運動運動身體。德生細看時。真是奇怪。一個身體。竟會粘在上面。不落下來。不知是什麼工夫。德生叫她下來。她就答應一聲。一躍而下。德生心裏暗暗佩服。在第五天朝晨。平民日報上。忽然登載一個廣告。

駱十四失蹤預告

余此次在公安局蒙 局長等逾格優待。故余已安居數日。惟法庭方面。審問頗不得法。徒延時間。毫無實際。殊覺昏悶。現余爲免除此項昏悶起見。擬於十七日（即明日）上午十下鐘。實行失蹤。特此預告。

這廣告一登出來。公安局先派人到報館裏去查問。是什麼人送去的。報館裏回答說。是一個女子送去。廣告費已付清。再去問駱十四時。她說。是我自己送去的。一些也不賴。問她預備怎樣的失蹤。她說。十點鐘在法庭上失蹤。並不在

你們公安局裏失踪。你們問他做甚。又問爲什麼不在我們公安局裏失踪。她道。我在這裏。差不多天天有一二點鐘失踪的。你們待我好。我怎麼可以辜負你們。所以決不來害你們。於是法庭方面與公安局方面細細商量。起初預備這一天不審問。後來覺得還是法庭上人多眼快。她不容易逃走。所以仍舊照常開審。這一天觀審之人。非常的多。大家要來看預告失踪的紅褲子女俠實行失蹤啊。在九時前。公安局已將汽車將駱十四解到。用八個巡警陪她在候審處。到開審。已是九點半了。駱十四從容不迫的上去。推事東問一句。西問一句。她高興答就答。不高興答就不答。有時回答出一句滑稽話來。引得滿堂大笑。大家一壁觀審。一壁留心着壁上的時辰鐘。因爲曉得一到十點鐘。這女俠紅褲子就要實行失踪了。長針漸漸的移過去。大家心裏被好奇心充滿着。曉得紅褲子是說了出來。一定要實行的。所以預料一打十點鐘。法庭上必有變化。那知長針一到十點鐘。便擋擋擋的敲起來。但是毫無動靜。駱十四依然立着。到十點過了。還是沒有什麼。大家很失望。精神也渙散了。然而人仍舊擠

着不散。要看完了審才肯回去。到十一點鐘。鐘上擋擋擋再打的時候。一下、兩下、三下、四下……：……：打到第十下。那第十下的聲音還沒有完。忽然那只時辰鐘。不知怎樣一來。從壁上墜下來了。碰的一聲。打得粉碎。靠牆站着兩個人。一個打痛頭部。一個打傷肩部。幸虧都不很厲害。一部分人亂了一陣。全庭的人注意力都集中在時辰鐘上。到大家一留神不好了。被告席上的一位駱十四女士不見了。四面的去尋。那裏有她的影踪。再派人到外面去追。追也找不到什麼。於是大家再回憶到駱十四女士的預告上。她說十點鐘失蹤。而到了十點鐘。大家都注意着。他竟一點沒有動靜。想不到在十一點鐘的打到第十下時。她會玩出一只時辰鐘墜下來的玩意來。於是大家突然一驚。不知怎樣的被她遁去了。她既預先宣言說要失蹤。那是志在必行的。也決計不會尋得到。這樁事情就此完結。再說西門城內小石街。有一所幽雅的住宅。庭中還有些花木。主人是一位老太太。她還有一個女兒。老太太是吃素修行的。女兒是個女學生。姓陸名寒。在某大學專修文科。這一家人家。看她們的生活。却並不

寬裕。但是她們對於附近的貧苦人家。錢咧、米咧、衣咧、常常布施。如果有什麼爲難的事情去求她們時。那陸老太太總教人求神明說。只要誠心。無有達不到目的的。當真什麼人遇着極困難的事。去與她們商量時。聽了那陸老太太的話。誠心求神。果然會達到目的。且舉一個最奇怪的例。她家後門口。有一個寡婦。姓尤。生得還有些姿色。年紀尙輕。她天天在一家香皂廠內做一個包錫紙的女工。但是所入無幾。家裏還有一位雙目不明的婆婆。一家兩口。難以生活。幸虧常有一個遠鄉隣蔣媽媽。時時周濟她。今天借一元。明天借半元。借了許多。蔣媽媽也從來沒有討過。有一天。尤寡婦從工廠裏回去。恰巧走過蔣媽媽。招回進去坐坐。見有一個四十多歲帶近視眼鏡的人。坐在客堂裏。蔣媽媽就指着那人。向尤寡婦介紹道。你來見見這位沈復初先生。是開烟紙店的家裏很有錢。我一向借給你的錢。都是他的啊。說到這裏。沈復初不好意思似的立起來道。我要去了。你們談罷。說完他就走了。臨走還對尤寡婦看了一眼。蔣媽媽再接着說。上一個月。沈先生的夫人去世了。他有很大的家私。家裏不能

沒有當家人。因此他想起你來。要我替你做媒。不料你有這麼好的福氣。快些答應罷。他什麼都預備好了。尤寡婦聽了。卽道。蔣媽媽。你和那位沈先生一向的好意。我時時刻刻記在心上。從來沒有忘掉過。不過這一件事。我可不能答應。蔣媽媽聽了。很覺意外。急道。什麼意思。天下那有這種笨人。不願意發財。願做窮人吃苦麼。尤寡婦道。不對。我也並不是不願意發財。也不是三貞九烈的要守節。我若要嫁。也早嫁了。我丈夫一死。就可以嫁。何必遲延到今天呢。只因婆婆雙目不明。無人養活她。所以我只得留着不嫁。蔣媽媽道。你錯了。只消你肯答應。沈先生是有錢人。難道家裏多一個人吃飯麼。與他說明了。他一定肯把你婆婆接去的。此外還有什麼難事呢。沒有了。快答應下去罷。尤寡婦兀自不語。蔣媽媽又說了一大篇。逼着要她答應。尤寡婦在無可奈何之際。只得說道。那位沈先生。我也很曉得。他的夫人。並沒有死。不過不在本地罷了。而且他夫人很凶。我聽我們家裏的一個邱家嫂嫂講過。沈先生現在有三個小老婆。以前也娶過好幾個了。大概都不能長久。過了一年半載。就要拋棄。我們廠裏

一個叫做小妹的。也上過他的當了。嫁去的時候。何等快活。現在有三月個不拏錢去。人也不去。她不能生活。又來做工了。所以媽媽姓沈的很靠不住。你別相信他罷。蔣媽媽一聽。把臉一沈。說道。我與沈先生是有恩於你的。你倒不相信我們。反去相信毫無關係的邱家嫂嫂。你這人還有什麼良心。你不願嫁他。也好。我也不來強勸。你把以前借給你的錢。一共六十三元五角。你在三天內拏了出來。我去還他。你別弄錯。我是看你可憐。特地想救你出苦海。送你去享福啊。你怎麼一些不懂。你現在回去罷。今夜在床上想這麼一夜。包你就明白了。尤寡婦從蔣媽媽家裏出來。一想。六十三元五角。當然沒有籌畫。而且她也並不是真的要我還錢。即使我還了錢。她一定另有別種方法。要來想我這個人的。尤寡婦想不出方法。就不回家去。忙到陸家去求陸老太太。陸老太太叫她當天跪求神明。說三天內一定會有効驗。所以尤寡婦回去。並不向婆婆說明。免得她擔憂。自己暗暗的跪求神明救護。不料到第三天。蔣媽媽來找她了。她急得了不得。蔣媽媽道。你別慌。沈先生不要你了。因為他夫人不知怎樣

在鄉下得到了丈夫要娶你的消息。昨天趕了來。打得落花流水。不但不許娶你。把你本來的三個小老婆也一起驅逐掉了。從此他夫人要跟他旁邊。不回到鄉下去。所以他娶不成小老婆了。而且他那夫人。爲人極公平。驅逐掉三個小老婆。每人還賞她們一百元。你那邊的六十三元五角。她也曉得。特地叫丈夫來關照我。不要你還了。於是這尤寡婦。就沒有爲着生計而失身。其實這件事情。那陸老太太雖勸人求神。暗地裏那陸小姐打聽了沈復初夫人的所在。特地自己去告訴她。領她趕出來的。還有一件事。是一個種菜人。叫做朱三的。他有三畝田。他自己拏來種種吃吃的。其時有一個富紳許吉卿。爲着在自己住宅裏要造一座花園。地皮不够。便在西面添買數十畝。朱三的三畝也預算在內。但是許吉卿不肯出大價錢。以爲我有錢人要買你的。你已經大有面子。那裏還要出重價呢。朱三便回覆許家說。我的地皮是祖上傳下來的。不願意賣掉。許吉卿見朱三不賣。就把朱三四周的地皮。一齊買了下來。四面用竹籬一圍。朱三不能進去了。許吉卿反而不出半文錢。把朱三的地皮弄到了手了。

朱三急得要哭出來。又不敢和許吉卿打官司。無法可施。便來告訴陸老太太。陸老太太對他說。你只消誠心求天。必定田地仍舊會還給你的。朱三很相信。陸老太太之話。當真回去求天。那知這一夜。許吉卿在書房裏看書。窗外忽然鬼叫。許吉卿嚇得呆了。不料一對長窗。自己會開。跳進一個鬼來。陰風一陣。燈光如豆。那鬼披髮長舌。對着許吉卿厲聲道。我是朱三的母親。棺材葬在自家的地上。不曉得什麼緣故。被你把我家的地。一起圍在裏頭。我沒有出路。只得到你家裏來走走。你若一天不把地皮還我兒子。我就一天不去。你爲什麼不使他出入。說罷。要撲到許吉卿身上來。欲知許吉卿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調兵遣將

祖屋拆牆頭



賣出買進

運米販人口



利用空房

汽車偷運

白米



重修大殿

尼姑盡入韓莊

第廿三回

調兵遣將祖屋拆牆頭
賣出買進運米販人口

却說許吉卿深夜在書房裏。忽然趕進一個女鬼來。要向許吉卿討還所圈朱三的地皮。并且撲到許吉卿身上來。許吉卿便繞着桌子想逃。不料這女鬼一跳。跳過桌上。撲到許吉卿身上。冰冷的手。在吉卿臉上打了一下。吉卿就此暈倒。一時人事不省。等到吉卿家裏有人聽得書房裏有聲音。就過來時。見主人已倒臥在地。於是急急把薑湯來灌入他口中。方始漸漸醒過來。一問他情由。他就把朱三的母親要來索地皮等事。講了一遍。大家就勸吉卿快把朱三的地皮還了他。許吉卿也自願犧牲掉小半個花園。並且第二天就把竹籬拆進。再喚朱三來向他說明。以後決不再要他的地皮。朱三回去想想。實在快活。陸老太太的話真不錯。求了天。當真誠心會感動上天。把地皮仍舊還我了。否則那許吉卿怎麼肯還。他想了好久。豈有就肯罷休的道理。朱三便把這情形來講給陸老太太聽。再讚美上天當真能救人。朱三也始終沒有知道他母

親的鬼魂。會到許吉卿家裏去作祟。其實這個鬼魂並不是真的朱三之母。也是陸老太太的女兒陸寒女士扮的活鬼。她想去嚇嚇許吉卿。不料居然被她嚇成功了。讀者諸君。你道這陸寒女士是個何等樣人。專會裝神做鬼。陸寒女士非別。陸者駱也。寒者十四也。就是那神出鬼沒的駱十四女士。她自從父親越獄以來。就改姓爲陸。避避耳目。她在大學中肄業。芳名就叫陸寒。在社會上另外用一個馬二冬的名義去對付。駱十四是喜歡研究詩詞的。所以取名還離不掉詩韻。忽而二冬。忽而十四寒。弄得人莫名其妙。這幾天。陸老太太的住宅中。非常熱鬧。出入的人極多。都是和小姐接洽什麼事情的小姐。常常不在家。所以往往有許多人等候着。像醫生家裏看門診的一般。這一天。也是從朝晨起。就有人來找陸寒女士。女士在大學裏上課。要十一點鐘才回來。大家都在客室裏守候着。陸寒女士所約來的人。種類不一。非常奇怪。這守候着的七八個人。若不是在陸寒女士家中。萬萬不會聚在一起。的學生也有。商人也有。工匠也有。尼姑也有。甚至開妓院的也有一個個靜悄悄的坐着。等候到十一

點鐘。陸寒女士從後門回來了。她先換了衣服。到自己書房中。問婢女道。外面的人都等着麼。婢女道。有好幾個人等着。陸寒道。你先把佟五爺請來。婢女領命而去。這佟五爺不是別人。就是佟鐵拐的第五個兒子。現在也在某大學肄業。駱十四常常託他幫辦雜務的。一回兒佟五爺進來了。是個短小身材。兩目炯炯有光。其餘也看不出他有什麼本領。身上穿着一件陰丹士林藍布長衫。大襟上扣了一支自來水筆。陸寒見他進來。便招呼他坐下。問道。房子租定了沒有。佟五爺答道。租定了。昨天晚上付了他八十元。陸寒又問。裏頭的人和東西。都搬空了麼。佟五爺說。今天才能搬。那房主答應儘今天一天要搬空的。陸寒又道。他可曉得你姓名。佟五爺說。我對他說姓崔名士龍。是在報館裏辦事的。他很相信。他對於我們肯出重價去挖他三間舊房子。也一點不懷疑。三十元房金。五十元挖費。那裏還掙得到。陸寒女士聽了。笑了一笑。又道。匠人找好了沒有。叫他今天晚上九點鐘動工。在後面壁上開一個門。佟五爺道。這也說定。大約去兩三個人就够。那麼今天晚上誰去監工。陸寒道。我自己去。佟五爺

就把鑰匙摸出來。交給她道。等他們搬完。由我去鎖好。晚上你開進去便了。他說罷立起來。就想走。陸寒女士道。且慢。你還要去買一件東西。明天也不妨。我要蘇叉袋五百只。佟五爺就知道了。我去了。說着他就出去。陸寒又對他說道。你把那開米店的叫進來。一回兒當真進來一人。這不消說是米店主人了。陸寒女士道。請坐。你是談慰元麼。那人一壁坐下。一壁點頭道。是的。陸寒又道。我聽何家太太說。你一個人開九家米舖。確不確。談慰元道。是的。陸寒道。我託何家太太介紹你來。有一件事要和你商量。現在不是米價很貴麼。談慰元道。是啊。二十元以上了。陸寒皺皺眉頭道。貧民實在要餓死了。我有一個同學。她在一星期前死了。她死下來。倒有二十萬現金。可沒有家族。她臨死。託我把這二十萬現金要周濟貧民。所以我已買得二萬石白米。都是每石二十元買來的。現在打算賣給你。每石只消十元。你把這二萬石米分給九家舖子。專賣給貧民。但是價錢你只能賣十一元一石。不許再多。一斗是一元一角。一升是一角一分。我要和你訂立合同的。還有兩個條例。一。不能賣給非貧民。二。每人每日

不得越一斗以上。你如果可以答應。今天晚上就可以訂合同。談慰元道。這件事可以辦得。而且我的九家店鋪。都是開在貧民窟附近。更爲相宜。但不知道這貨色什麼時候可以交給我。這廉價的米。我什麼時候可以開市。陸寒女士道。從明天起。就可以陸續交給你。不過我自從鄉下用船運出來的。要夜裏才能運到你店裏。大約每天從夜裏九點鐘起。運至天明止。都用汽車裝運。談慰元卽道。那麼一准今夜來訂立合同。但不知款如何付法。陸寒女士道。這可以載明在合同上。現在不必討論。說罷。談慰元就告辭而去。第三個進來的。是裁縫黃司務。黃司務一走進來。卽道。大小姐。今天叫我來。是不是要添幾件新衣服。陸女士說。叫你來。自然是做衣。但是不是我自己穿的。一共要做十五套。是十五位小姐穿的。不能用一種衣料。也不能用一種樣子。要做得各樣不同。又須時髦。連料連工錢。包給你做。連鞋子襪子。也須你代辦。一共每人五十元。全體七百五十元。你願做不願做。黃司務聽了。算了一下。說五十元。似乎還少一點。還有鞋襪咧。請添了些罷。但是並非五十元做不來。做是也好做的。不過料子

總要差些。陸女士卽道。你別嚕囈。好做就做。不好做就不做。怎麼又是願做。又是不願做。在我這裏。還要用什麼生意經。黃司務見陸女要決裂。便答應下來。陸女士道。尺寸我叫她們另外開幾篇帳給你。你明天來拏罷。還有一句。在一星期內。一齊要替我趕好的。黃司務唯唯而退。陸寒女士等他出去後。便命婢女去把汽車公司的經理任金貴叫進來。一回兒踱進來一個面孔黑騰騰身穿玄色袍子的人。陸女士叫他坐了。問道。你叫任金貴麼。你們是便利汽車公司麼。那人點頭稱是。陸女士道。我要用裝貨車。須有十輛。你們够不够。任金貴道。够的。裝貨車我們一共有十八輛咧。但不知是不是今天就要。陸女士道。今天不要。必須從明天起。每天晚上。九點鐘用到天明。至少十輛。任金貴點點頭。陸女士又道。價錢。崔先生已經和你說過了。那麼你明天晚上。准九點鐘。將十輛裝貨汽車。開到白鶴街一百二十三號。裝了貨色上去。送到興隆街七號。將貨色卸完後。空車仍舊要開回白鶴街。再裝第二批。總之裝到天明爲止。白天休息。第二天晚上再裝。一共要裝幾天。現在還說不出。因他們搬運的人。快慢

很有關係的。那麼我與你說定了。你回去罷。任金貴便辭了陸女士。走將出去。這裏陸女士等他出去後。命婢女把書房門暫時關一關。她要化裝更衣了。她先脫去身上的女學生裝扮。然後頭上套一個橡皮套上去。直套到頭頸裏。頓時成了一個中年男子的頭面。頭髮有些花白了。她再穿上一件舊甯綢袍子。嗶嘰的玄色馬褂。就像了一位老練的商人。然後由婢女開了書房門。叫唐老媽媽進來。歇得不多一刻。進來一個老媽媽。身上打扮得很清潔。看她的神氣。是個很會說話的。駱十四忙裝做男子的聲音。問道。唐老媽媽。你還認得我麼。唐老媽媽對她臉上看了一下。說道。面熟得很。可惜我健忘。一時說不出來了。駱十四道。哈哈。你連我陸老爺都不認得了麼。從前你開韓莊的時候。我時常到你那邊玩的啊。唐老媽媽聽了。說道。一定有這事的事。隔多年。我想不出了。駱十四又道。聽說你近來不開韓莊了。專門販販姑娘。有這件事麼。唐老媽媽道。是啊。我年紀大了。來不及應酬。開銷不出。所以關了。現在替人家進進貨。陸老爺是不是要討姨太太。駱十四道。我今天找你。不是進貨。是出貨。只因我有

一個朋友。裝了一大批便宜貨。要想託你銷一銷。你可有銷路。唐老媽媽聽得。有大批生意。頓時滿面堆上笑來。說道。笑話。有了貨色。怎麼會沒有人要呢。但不知究竟有多少。是那裏來的。駱十四道。數目一共有一打以上。貨色那裏來的。本來可以不用告訴你。你賣到那裏去。也可以不用告訴我。不過我是外行。做這生意。不妨把實情說出來。免得你起疑。近來不是北平地方。產生了一批災官麼。他們失了業。苦得飯都吃不到。家裏倒還至少有一個姨太太。窮到無可奈何的時節。只得把姨太太割愛了。因此我那朋友。見價錢便宜。就買了十幾個。再要買。恰巧資本不夠了。所以目前先打算把第一批銷去。方可以撈回了本錢。再去販第二批。你既一起可以銷掉。那麼你能出多少價錢。唐老媽媽道。價錢一層。大有高低。現在說不出。必須看了貨色再談。但不知貨色是不是已經運到。要什麼時候。可以看。駱十四算了一算日子。卽道。貨色已在路上。要十天之後。才可以給你看。不過我還有一句話。我賣了給你。你將來無論對於何人。不能說是從我這裏買去的。因爲這班做官的人。窮的時候。無法可想。會

把姨太太賣去。將來打聽出來。被人家賣在妓院中。他就會和人家打官司。說逼良爲娼。想大大的敲竹槓了。唐老媽媽說你放心。我怎麼可以說出是那裏買來。倘使一一說了出來。我這生意還做得成麼。駱十四再問道。那麼貨色多。你都可以賣掉麼。唐老媽媽道。無論數目多少。無論貨色好歹。我總可以銷掉。駱十四道。貨色真是不錯。你想。當姨太太的。那裏還十分醜陋。聽說都是時髦得頭髮都剪掉了。那末你此刻回去。等十天後貨色一到。我就請你來看。唐老媽媽方始告退而出。其次進來的是小工頭鍾小五。駱十四叫他坐了下來。先問道。你是鍾小五麼。他點頭稱是。又問道。你手下有多少人。鍾小五道。那不一定。要多少就是多少。我們可以拆來拆去的。你老爺要多少人。只消早一天關照我就行了。駱十四說。我大約要二三十個人。從明天起。每天要用。時候是晚上九點鐘。到天明五點鐘。工作是把米搬上汽車。不過其中有一部分人。是把米裝入叉袋中。這一種人。最好是曾經做過的。才內行些。否則外行弄起來。恐怕幹不快。鍾小五說道。有的。既是晚上。更好辦了。我可以到米行裏去叫幾個

熟手來。駱十四卽道。既如此。一准這麼辦罷。每工工錢多少。好在崔先生已和你談定了。那末明天你領了他們。早些到這裏罷。鍾小五與駱十四接洽完畢。就退出去。駱十四問婢女道。外面客人只剩一個了麼。婢女說是的。於是末一個人進來了。原來是一位尼姑。年紀輕得很。不過十七八歲光景。穿着一身灰色春布的僧衣。頭髮養得很長。一雙眼睛。含着一團斜氣。進來了。把一雙繞着念珠的手。合掌向駱十四行了一個禮。并且兀自笑嘻嘻的。看着她坐定後。駱十四問道。法雨師太。你們都預備好了麼。尼姑應道。預備好了。又問道。你把我辦法和她們商量了。她們都願意麼。法雨點頭道。她們都很願意。駱十四又向法雨問道。你們大家商量着。這消息不會洩漏麼。法雨道。我們大眾一心。決不會洩漏。駱十四又問道。當家師太。旛雲。可看得出你們的祕密。法雨道。我們當着她。一點不露出來。所以絕無危險。駱十四道。十天後。我這裏要來請你們。庵裏全體的師太。到此誦經。這一天。只留你當家師太。旛雲在庵中看門。如此。我們可以行事了。二人把要緊的話談完。法雨立起來要走。忽然身邊有一樣

東西落在地上。駱十四看了。大爲奇怪。欲知究竟何物。且聽下回分解。



第廿四回

利用空房汽車偷運白米 重修大殿尼姑盡入韓莊

却說駱十四正在書房中和尼姑法雨談話。法雨立起來告辭時，忽然身邊落下一樣東西來。駱十四拾起來看時，乃是陶地角先生的照片。駱十四忙問道：此人常到你們那邊去玩的麼？法雨點點頭道：常去的說罷。把照片收好，就此告退。駱十四等客人一齊去後，她方始進去，與母親一同吃飯。下半年再去上課。這一天夜裏，她與米店老板訂了合同，就出去了。不知她往那裏去的。直到九點鐘光景，她扮做一個工頭模樣，出現在白鶴街一百二十三號的空屋內。她備了數十只桅燈，在那裏先掛了幾只起來。匠人也准時而到，立刻命他們動工。就是把這三間屋子的左面一間的後面牆上，開一個門口。其實很簡單，所謂門口，不過開一個大大的壁洞罷了。又不裝什麼門的。但是這洞開得很闊。匠人怕上面要坍下來，所以上面橫一條木檻，兩端再用兩根木柱撐着。如此就萬無一失了。再加匠人在柱旁也略爲粉飾一下，把拆下來的磚頭一齊

堆在右面一間內。因爲事情完畢後。仍舊可以砌好的。這一天。也不過做到半夜裏兩點鐘。已經完工了。從第二天起。每天晚上。駱十四打扮做工頭的樣子。指揮着鍾小五領來的四十個小工工作。穿進那新開的門口。便是數十間廠間。這廠間與駱十四所租的三間房屋。是背對背着。只有一牆之隔。拆去了牆頭。便是廠間的裏面了。廠間之內。堆滿着的。盡是白米。駱十四就把工人分而爲二。一部分熟練的。去將米裝入义袋。還有一部分不會的。單單把裝好的米一袋一袋連到門口等候着的任金貴的十輛運貨汽車上去。數十盞桅燈。點得很亮。汽車等裝滿一輛。便開往興隆街九號的米行裏去。然後再把空車開回。空义袋也帶回來。這麼數十個人直連到將要天明。方始停工。仍舊把三間空屋鎖好。一到夜裏九點鐘。再行繼續工作。有一天白天。駱十四打扮做一位中年的貴婦人樣子。坐着汽車。趕到白雲庵中。當家尼姑旛雲。一見是有錢人家的婦人。立刻出來迎接。駱十四先在大殿上燒了香。然後就雲接她到客堂裏去喝茶。駱十四就告訴當家尼姑說。我姓徐。住在獅子巷。因爲上月我生病。

病勢很厲害。後來夢中見觀音大士。要我重修白雲庵大殿。從此我的病也漸漸好了。我今天還是第一天出門。打算先來看看。大約把牠重修。要花多少錢。十分多。我也拏不出。至少四千元。我一定要拏出來的。我已經許下願了。旛雲一聽。肯拏出四千元來修庵。真是大施主了。口中連呼南無阿彌陀佛。駱十四又道。我家老爺。在首都做官。我在四五天內就要動身前去。所以今天先來與你接洽一下。今天沒有多帶錢。先給你五百元。說罷。她身邊摸出五百元鈔票來。授與旛雲。又道。後天就是十八日。我再來給你三千五百元。因為我在十九日就要動身了。所以十八日。你千萬別出去。駱十四再叫當家的領了。四面觀看了一回。見有一處。有幾個男子在那裏喝酒。她也不在意。又到旛雲房內。見桌上有一張一張白紙。下面都寫着旛雲二字。十四便問做什麼。旛雲道。這是我的法名。我親筆寫的。施主們來買經。都要我自己念。我沒工夫。便在經上簽一個名。我簽了名。便和我自己念的一樣。大家肯買了。所以有暇時。我多寫幾張空白的。叫她們念去。十四也討了一張紙。說怕我忘了師父的法名。隨喜了。

一回。駱十四便打算要回去。當家的送到門口。約定後天再會而別。第二天上午。駱十四又打扮做那一天的中年商人樣子。獨自一人。踱到白雲庵中。要見當家尼姑旛雲。旛雲認得她是小石街的陸老爺。就請他客堂裏坐下。一面送上茶來。駱十四說。明天是我先嚴八十歲陰壽。要請你們這裏幾位師太。到我家裏去做一天功德。旛雲一聽。就想起明天有三千五百元的生意。那裏能走開。卽道。明天麼。但不知要幾衆。我自己恰巧與人有約。駱十四道。你自己與人有約。那不妨。你儘可以不去。叫其餘的師太。一起去好了。旛雲道。此地除了我。還有十五人。駱十四說很好。明天十五位一起到我家念經。我預備十五人的素齋就是了。駱十四閑談了一回。也不去和別的尼姑談什麼。就此回去了。十八那一天。白雲庵裏十五個年尼輕姑。一齊到陸老太太處念經。由駱十四在那裏變戲法。這一天老尼姑旛雲。在庵中等候那位姓徐的婦人。送三千五百元去。那知等了一天。連影跡也沒有。第二天。老尼姑自己到獅子巷裏去尋徐公館。也找不到。老尼姑莫名其妙。說她假的呢。那五百元明明是真的啊。後

來過了半月。的確由首都匯來三千五百元。匯給旂雲。并且附一封信。說提早動身。未及踐約。十分抱歉等話。但是到老尼姑接到這筆款子。已在白雲庵內出了亂子之後了。旂雲收到了款子。不敢待慢。就叫工匠來修理。她怕那位徐夫人要來看。的啊。駱十四夜裏運米的工作。運了好幾夜。竟把二萬石米一起運完。她仍舊命工匠將空屋內牆壁砌好。她把空屋退租。再說東門內有一位富豪。叫做申明逸。足足有四五百萬家產。他專做投機生意。黃的標金。黑的烟土。白的米糧。他只要有利可圖。什麼都肯做的。有一天。他因爲小病初愈。獨自在書房裏聽無線電話中報告今天的商情。他生了幾天病。已經失去了好幾次賺錢機會了。今天聽聽市面。又可以出手咧。忽然闖進來一個穿西裝的男子。說道。申先生。貴恙全愈了麼。申明逸一看。是個素不相識的人。心裏就有些不快。只見那男子已經坐下來。申明逸再按一按電鈴。外面進來一個僕人。明逸怒道。你們做些什麼事。怎麼有客人來。你們通報也不通報。那僕人對男子瞧了一眼。說。我沒有看見。明逸便罵了一聲混蛋。對就男子說。先生有貴幹。請

在會客室坐罷。男子道：不妨坐在此地好了。你放心。我不是強盜來綁票劫錢。這時候那僕人退下去了。申明逸不快的似說道：我與你素不相識。你來幹什麼的。那男子道：我姓崔名士龍。打算發起一所大規模的乞丐養院。要請先生捐一點款子。已經被我捐到了二十萬了。大約一滿五十萬。就可以開辦了。請先生至少捐這麼一萬罷。申明逸聽了。冷笑道：一萬元談何容易。你年紀還輕。所以不明白金錢的難處。你須知道我的錢。都是做生意賺來的。不是白向人要來。所以我看得很重。不輕易使用。那人聽了。點點頭道：做生意的確。你去年運一批軍貨。賺了六十五萬。販土又賺了一百多萬。可惜今年標金上失利。虧了一百二十五萬。但是還好。你販米出洋。一定大有希望。申明逸聽他說的。話都是他向來不給人家曉得的生意。怎麼此人倒樣樣會曉得呢。心中十分不悅。忙道：你別在此多說。我是不捐的。你還是趁早到別家去罷。崔士龍道：申先生。我把這錢捐了下來。的確確去辦乞丐收養院。並不是掣回去修五臟殿的。申明逸道：那我不曉得。我又不認得你。總之我與你素不相識。就是你當

真是辦乞丐收養院的。我也不能相信。因為我不認得你。崔士龍一聽，笑道：申先生的意思，我明白了。申先生對於慈善事業，一向樂善好施，當然對於這乞丐收養院，自然也肯捐的。不過現在因為我這辦乞丐收養院的人，你先生不認得，所以當我滑頭，不敢相信，不肯捐了。這很容易辦，我倒有一個極爽快的辦法在此。先生既不相信我，不敢捐款子給我，那麼先生對自己，總無有不相信的。而且我也很相信先生。現在我把已經捐得的二十萬元，一齊交給先生。由先生去辦，好不好？先生總相信了。先生自己去辦，應當多捐些。先生雖不信任我，我很信任先生。不管素不相識，願把二十萬元當面奉上。申明逸正要啓口，只見崔士龍把他的大皮包提起來，取出一大疊支票來，說道：先生收了罷。慈善事業，誰去辦都是一樣。我很深信你，你別再疑惑我罷。說時，將支票一齊授與明逸。明逸道：這算什麼？我要這錢幹什麼？崔士龍道：先生不是給你是請你去辦慈善事業。說着他立起來道：偏勞了。我要去咧。如今有了相當的人辦理此事，我的責任便輕了。說完，崔士龍就告退。申明逸再要問他時，他已去

了。申明逸對這一疊支票看看。真是莫名其妙。怎麼這個姓崔的要我捐款。我不肯捐給他。他倒反把捐來的二十萬一齊交給我。奇怪奇怪。申明逸點頭數目。確是二十萬。再派人拏支票到銀行裏去一照。竟並不是空頭支票都有根的。申明逸喜得眉花眼笑。以為一定他自己辦不了。慕我的名。所以託我來辦了。那是我花這麼一二萬辦一個乞丐收養院。也就可以過去。餘下來八九萬。盡是我的了。申明逸何等的快樂。不料在這幾天中市上忽然出兩件驚人的事。第一件是白雲庵除了當家的老尼姑旛雲。其餘十五個小尼姑一齊失蹤了。就是在小石街陸太太處念經後第三天失蹤的。這一天老尼姑有些頭痛。老早去睡了。到第二天早晨。老佛婆叫喊起來。說十五位小師太一齊不見了。大約是上一天夜裏走掉的。急得旛雲尼姑青着臉。一無主意。後來和施主們商量的。才去報官的。原來這旛雲尼姑。雖是佛門弟子。她的行為。是要下第十九層地獄的。因為她收了年輕的徒弟。表面叫她們拜佛誦經。暗底裏是把她們賣淫。所以今天失去了十五棵搖錢樹。無怪她急得毫無主意了。而且

還有一層更足使她担心。因爲她在大殿上發現一條紅褲子。所以她嚇得更沒有辦法了。還有一件事就是中明逸囤積着的二萬石白米也失蹤了。中明逸見米價日漲。他便各處鄉下去收了二萬石。不藏在自己家裏。藏在他坟堂屋裏的數十間舊屋中。那坟堂屋在大倉街。就是白鶴街的前一條街。官廳方面得到消息。曉得中明逸私自囤積。然而拏不到他的憑據。他見價錢一天一天漲上去。他想要漲到了二十五元以上。才肯脫手。否則運往外洋去。不料他生了幾天病。市上忽有人將白米賤賣。因此價錢忽而大跌。後來他病好了。價錢又回了些上去。他不敢抱大希望。打算在二十二元的價格上賣去了。他與人一做交易。到要出貨時。去開出來一看。二萬石白米一齊不見了。問問看守的人。一些也不知道。最後發見兩樁事。一樁是廠間內留有一條紅褲子。第二樁是鄰家的牆上有拆過的痕跡。中明逸又不敢去報官。被官廳曉得了。囤積他反而有罪的。他向鄰家三間舊屋的主人一打聽。方知曾經有人租用過一個月。但不知做些什麼事。中明逸一齊明白了。原來是他把隔壁二間屋做了

機關牆上開了洞。把我的米運去的。但是那看守的人。怎麼會連聲息都不聽得呢。他又問隣家的屋主道。租屋的人。你可曉得姓名。他答道。好像是叫崔士龍。申明逸一聽崔士龍之字。好像熟得很。似乎在那裏聽得過的。忽然想到了。原來就是送二十萬損款來的怪男子。申明逸一想更奇了。他既偷我的米。爲什麼又送錢來。真是莫名其妙。不料細細一檢查。在廠間的門上。有一封書信貼着。

明逸先生。

先生於鄉間以十四五元代價。購得白米二萬石。而欲壟斷市價。俟漲至二十五元以上而售之。先生可獲利二十萬元。先生之良心。甚於煤球矣。

鄙人偵得先生藏米之所後。即準備入手運米。先租得隣家空屋。然後每夜以麻醉藥入看守人之飯中。費數夜之力。將白米二萬石。盡行運去。售與貧民窟附近。價每石祇十元。貧民食此賤米。頗感先生大德。計共收得二十萬元。目前已悉數面奉。其中有二千元支票止付者。因租屋貨車雇用夫役及

燈火等費。須向先生扣算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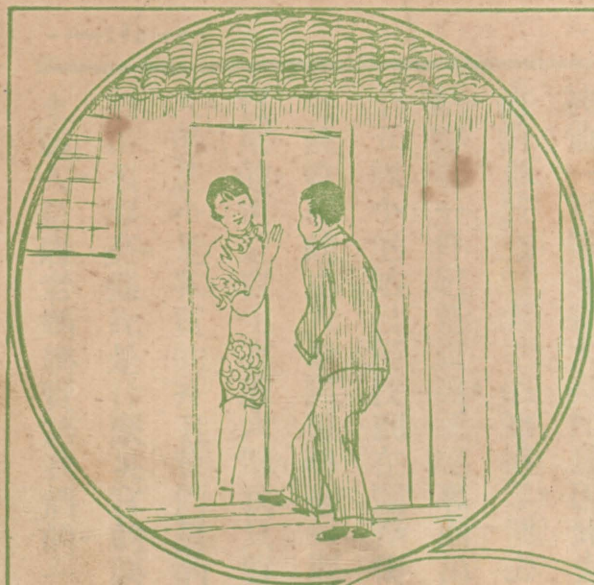
紅褲子

申明逸看完。方知盡是紅褲子的玩意。前日闖來的什麼崔士龍。也就是她。我好好藏着二萬石白米。打算大獲其利。不料被她偷去賤賣。真是可惡。然而還好。她還肯把錢送來還我的咧。倘使不還。我也無可如何啊。再說寶貨俱樂部。的會員陶地角先生。有一天在韓莊玩玩。忽然發現白雲庵失蹤的小尼姑。有好幾個還了俗在韓莊上。這一個消息傳了出來。就有人去告訴白雲老尼姑。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迎青羊花徑不曾

緣客掃



脫綵褲蓬門今始
為君開

第廿五回

迎青年花徑不曾緣客掃
脫綠褲蓬門今始君爲開

却說寶貨俱樂部的會員陶地角先生。他喜歡在韓莊走走。忽然看見幾個新的鹹肉。有些面熟。細細一想。恍然大悟。原來是白雲庵裏的小尼姑。還了俗了。被他一宣傳。弄得大家知道。因此大家要看看還俗尼姑。韓莊上倒生意大佳。這消息被旛雲老尼姑知道了。便去窺探。果然被她瞧見一個叫妙空的小尼姑。穿着一件妃色旗袍。正從裏面出來。於是旛雲便去報告公安局。說失蹤的十五個小尼姑已經找到。在鬪斧街十七號內。公安局便派人到鬪斧街。把十七號韓莊的主人余阿玉叫來一問。說這十五個姑娘。買來的時候。却是一起買來的。但是買主有五六個。我只買了三個。還有十二個。雖常在我們這裏出入。但是不是我買的。并且我們買的時候。并不曉得是尼姑。見一個個都是打扮得很漂亮。據說是什麼災官的姨太太。想不到她們盡是尼姑。好在我們有來頭人。是唐老媽媽賣給我們的。一問唐老媽媽就明白了。於是把余阿玉暫

時看管。一面去把十五個尼姑和她們的主人一起帶來。一面去捉唐老媽媽。巡警趕到唐老媽媽家裏時。只見雙門緊閉。鐵將軍把了門。大約逃走了。他正在觀看。忽然過來一個老婦。問巡警道。你做什麼。巡警說。找唐老媽媽。那老婦道。很好。我就是唐老媽媽。跟你去便了。巡警大喜。帶了唐老媽媽。來到局中。把唐老媽媽一問那買賣尼姑的事。她說。這十五個小尼姑。都是白雲庵裏當家尼姑。旛雲自己賣給我的。一共四千元。有她的賣身契爲憑。下面是她自己親筆簽名的。說罷。她身邊摸出一張賣身契來。於是就叫旛雲來責對。旛雲聽了唐老媽媽之話。非常吃驚。唐老媽媽又對她說道。你也不用賴了。四千元身價銀。我是分兩次給你的。先在你庵中付你定洋五百元。後來又托一個姓徐的。從郵局裏匯給你三千五百元。這有郵局的收據和掛號信的憑證。可以呈上查看。唐老媽媽說罷。身邊又摸出兩張紙來。呈將上去。旛雲急道。不對。這是那位徐太太叫我修大殿的。四千元我已一起替她用在大殿上。不日可以完工了。唐老媽媽又說。賣身契上。是她親筆簽名。不信。可以叫她當場對對筆跡。於

是當真叫旛雲在一張白紙上寫自己的法名出來一對。與這賣身契上的筆跡絲毫無二。旛雲笑道。我明白了。那張紙一定在我庵堂裏偷去的。這是我現成好在法名的紙。什麼人把牠偷去的。再把十五個小尼姑傳上來。問她們是何人把你們賣掉的。她們一齊說。是當家師太賣掉我的。又問你們願意在庵堂裏麼。大家答道。不願意。因為我們在庵堂裏做尼姑。當家師太便逼着我們賣淫。我們受罪。她一個人坐享其利。倒不如現在那麼正大光明的賣淫。來得直截痛快。并且現在賣身契上寫明三年之後。身體可以自由。那末我們三年後就有希望。若再在庵中做尼姑。雖是同樣的賣淫。但是一輩子也不會出頭的。所以求求這裏的老爺。千萬別叫我們再回去做尼姑罷。公安局方面見十五個尼姑自願賣娼。那就不必再去褻瀆佛地了。叫買主一一領去。唐老媽媽也叫她回去賣身契等證據。一併發還。當家尼姑旛雲。敢威逼庵中十五個小尼姑賣淫。罪不容赦。自應重辦。一面另覓相當人物。做白雲庵住持。那唐老媽媽出了公安局。不回到她自己家裏。竟回到小石街的陸老太太處來。她一進

門便闖到十四小姐的書房裏。把衣服一脫。面孔上橡皮套擊去。原來就是十四小姐扮的。那真的唐老媽媽。早已望風遠遁。今天自願到公安局去的唐老媽媽。實在就是十四姑娘。所以三件證據品。都常在身邊的。這一件事。本來是十四小姐一個人幹的。最先她曉得白雲庵內當家的勒逼尼姑們賣淫。她就設法和小尼姑中的法雨熟識了。便勸她們逃走。勸她們還了俗去做生意。那些小尼姑。本來已被旛雲薰陶得不堪了。一聽得還了俗可以公然做生意。身上能够打扮得花花綠綠。自然喜歡。何況做了三年。身體可以自由。就能够擇人而嫁了。所以她們個個贊成。十四小姐就授計給法雨。先叫各人留長頭髮。到了相當時期。再行活動。後來見大家頭髮俱已很長。她便入手了。一面和唐老媽媽接洽。一面命裁縫替她們五十人做起衣服來。一面再扮做一位姓徐的太太。去說要重修大殿。先付了五百元。便取了旛雲一張親筆簽字的空白紙兒。一面再叫五十個人到小石街念經。其實這一天便是把新衣服打扮了。給買主看看貨色。好在旛雲守候着徐太太。一天沒有出門。三天之後。半夜裏。

十四把尼姑們一一運出來。交與唐老媽媽。共得銀四千五百元。十四去了衣服費五百元。旛雲處定洋五百元。再匯三千五百元給旛雲。旛雲還沒有知道這四千元。是十五個人的代價。所以當真叫匠人來大大修理。那十五人污穢了佛殿好久。總算由她們之力。修飾得煥然一新了。這一天。十四小姐休息了半天。晚上陪母親一同吃了夜飯。談到黃昏時。老太太去睡了。十四小姐獨自在燈下看書。直看到十點鐘光景。她忽然聽得有叩門聲。叫叫婢女。也都睡了。她只得自己出去開門。但不知深夜來叩門的是什麼人。她未開以前。先低聲問道。外面是那一個。外面應道。是我。來找你家小姐的。十四一聽。更不得不問一個明白。忙道。你是何人。那人答道。我姓高。叫瀏聲。十四不等他說完。叫道。是瀏聲麼。你回來了麼。什麼時候回來的。一壁說。一壁急急開門。只見一個西裝青年。站在門外。門一開。忙進來與十四握手道。你好麼。母親可好。我是今天到你恐怕還不曉得。我是接到了父親病重的電報。才動身回國的。不料今天回到家。中父親已經去世了。半個月了。十四聽了。也很驚異。二人便從葡萄架

下並肩而行。天空一輪團圓之月。正照着這一對璧人。瀏聲又道。母親已經睡了麼。十四點點頭。瀏聲又道。我今天雖是久別重逢。應當來看看你。但是還有極重大的使命。說時。二人走到書房之中。坐了下來。十四從燈光中看看瀏聲。比未赴德國以前。越發漂亮了。瀏聲又道。我的時間很寶貴。我們的談話。所以也只得簡單。我父親病重後。就打電報給我。一面寫下遺囑。託夏仲陶律師做證人。所以我輪船一到碼頭。夏律師已來候我。告訴我父親已死。然後與我一同到家裏。我家裏本來只有我父親一人。這是你知道的。現在家中一切。都由他的書記田聲如管着。我在靈前拜過後。夏仲陶律師就把我父親的遺囑。拏出來給我看。我一讀遺囑。就曉得我今天的光陰非常寶貴了。其時已經日暮時分。我就急急吃了晚飯。料理了一些較爲重大的事。就趕到這裏來了。你道遺囑上寫些什麼。瀏聲說時。身邊摸出一張遺囑。又道。遺囑上都是這些普通的說。不過有四個條件。乃是我二人極重要的事。說着。他把遺囑展開在桌上。十四小姐看時。却是首尾的話。沒有怎樣的大關係。那四個條件。是

一、瀏聲歸家之日必須當夜結婚。

一、結婚之翌日。瀏聲須啓程赴德繼續留學。

一、結婚須用極簡單的儀式。惟須有一證婚者。

一、婚後家產由余媳駱氏掌管。

十四小姐看完問瀏聲道。今夜就要結婚。那麼來得及。現在已經十點鐘。再過兩點鐘。就是明天了啊。怎麼辦。瀏聲毅然道。我們應當尊重死者的意志。無論辦得到辦不到。來得及來不及。今夜一定要結婚的。十四小姐聽了。說道。今夜結了婚。你明天就動身離國麼。瀏聲點頭稱是。十四笑道。那是你此次回來。簡直不是奔喪。乃是爲結婚而來了。瀏聲道。不錯。因爲父親要死。才有遺囑。有了遺囑。才有一回來就要結婚的舉動。但是你別擔心。我父親是主張儀式極簡單的十四道。那麼地點在何處。我們過去先要耽擱時刻了。瀏聲說。地點就在這裏罷。一步也不用走。十四卽道。證婚人到那裏去找。我母親行不行。瀏聲忙道。不行。她是你的母親。證婚人須雙方都有關係。雙方都沒有關係。并且她既

睡了。可以不去告訴她。免得老年人有什麼阻擋。還是結了婚。再去告訴她罷。好在這是我們二人之事。她也未必會怪我們罷。十四忙道。半夜三更。那裏去請人呢。瀏聲笑道。有了有了。說罷。立起來。指着外面道。我們就在庭心裏結婚罷。天空一輪皓月。便是我們的證婚者。你看。多麼光明啊。十四聽了。也很贊成。卽道。那麼別錯過了時候。於是二人一同携手走到庭心裏。並肩而立。仰望着月球。新郎新娘各宣了一個誓。然後擁抱而行。長時間之接吻。這簡單的結婚禮。就此完了。於是二人回到書房中。再談了一番以後的事。瀏聲再關照十四說。所有我家中的事。現在由田聲如在那裏結束。他當在兩三天內。過來與你接洽。二人把正經事談妥。再各把別後的經過。講了一遍。二人直談到鐘鳴三下。瀏聲說。夜深了。我們去睡罷。今天是洞房花燭夜。何等寶貴的光陰。一到明天。又要分別了。我們不能不愛惜一點這甜密的良宵。十四小姐雖是個女英雄。人也會殺。什麼事都會做。此刻聽了瀏聲這幾句輕描淡寫的話。她竟會怕羞起來。混身無力了。她就紅着臉。低着頭。領高瀏聲到自己的房中去。真是方

才她在晚飯之時。那裏想得到自己今夜就會做新娘的呢。到了房中。她坐着不做聲。瀏聲不客氣。先把衣服脫了。自己先上床去。回頭向十四道。快些睡罷。做什麼。十四便懶洋洋的立起來。獨自到後房去了一趟。然後上床。見瀏聲已躺在裏床。她就先把衣服脫了。只剩一件小短衫。然後把下身所穿的一條紅褲子寬將下來。瀏聲笑道。你在這七八年中。把紅褲子不知脫了好幾回了。每脫一回。總有人受你的累。今天你這一脫。看起來我該受累了麼。十四小姐聽了。笑而不答。瀏聲留心她時。紅褲子脫了下來。裏面還有一條綠褲子。好好穿着。瀏聲便想起戲台上的打杠子來。褲子脫了一條。還有一條。就笑着對十四道。我愛你再脫這一條啊。十四微嗔道。冤家啊。我脫了七八年紅褲子。但是這條綠褲子。從來沒有脫過。瀏聲道。這是留着要脫給我看的意思。今天我一到。當然要特別歡迎。脫這條綠褲了。我和你方才行了一個禮。此刻應當還有一個禮。你若不脫。請教我們這個禮可怎麼行呢。十四聽了。也無法拒絕。果然慢吞吞的把綠褲子也脫了。但是綠褲之中。沒有第三條褲子了。正是

從來脫褲本平常。可笑寒娘太擅長。
 小便登坑原解帶。月經換布亦寬裳。
 救人到處如蓬落。留跡隨時累腿忙。
 今夜舞台扛子打。脫之再脫豈荒唐。

— 著 士 女 舸 —	
中有詩歌多首	<p>香艷滑稽小說</p> <p>全書三大厚冊</p>
<p>遊 滬 記</p> <p>小 江 平</p>	
<p>小江平遊滬記一書爲一舸女士傑 作書中談諧絕倫有張博士江不平 等事跡凡讀過『藝』『史』者不 可不閱</p>	
實洋一元二角	

民國十九年五月出版

初版 二〇〇〇部

版權所有

女俠紅禪子

正書二冊 定價二元

著者 徐 卓 呆

校閱者 王 受 百
毛 寒 鴉

印刷者 大華印刷公司

出版者 中央書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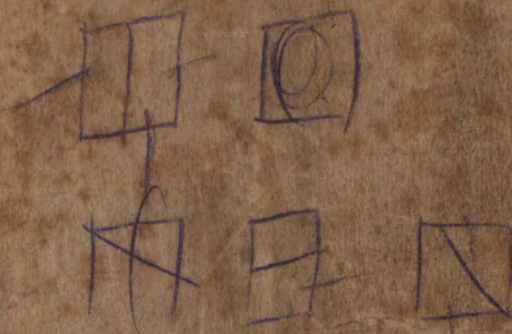
總發行所 中央書店

上海麥家園慶雲里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24 4495B



TEIN